

百張天鶴

三

石破天驚錄

丹徒張箇儂著作



第二十一回

中狡謀內宦遣勇士

壯行色奸閹餽程儀

話說魏忠賢代戚駟想出一計。命戚駟附耳過來。悄悄對戚駟道。您此事易辦。這消咱家如此如此。給對總管陳說。總管定必歡喜應允。那時您豈不是一舉兩便。以公濟私了嗎。戚駟大喜。謝過指教。起身作別。舉步要走。忽被魏忠賢一把扯住。道。且慢。咱家還有話說。戚駟忙問有何吩咐。魏忠賢道。您此番依了咱家的話。得能回去稱心如意。一雙兩好的快樂。但有一層。您回去借著拳教師的幌子。明係代總管辦事。暗係自己享受快樂。咱家意欲相煩您在家。中代咱家辦理一點事務。就便召集幾位有真正本領的好漢秘密遣送到咱家這裏來。您務必給咱家訓練出一班英雄來。培養成羽翼。日後如成大事。您便是咱家的元勳哪。明人不必細說。咱家的這層意思。想情您亦必得能明白吧。戚駟連連點頭道。公公的事。俺時刻在心那。

有不理會得呢。公公請放心。俺只要能脫離了總管那邊的羈絆。公公這邊的事。統包在俺的身上。給公公辦理完善。就是哪。魏忠賢大喜。忙拱手道謝。親自送戚繼到門首。方才住步。回身入內。戚繼別了魏忠賢。回到魏朝邸中。照常辦事。一面由魏忠賢暗中派遣心腹。往各處去散佈謠言。說朝中御史現因魏朝招用戚老四在家的。事。將要上本參奏。這話過不幾日。已有人傳進魏朝耳中。那晚魏朝和魏忠賢在宮中會見。魏忠賢悄悄對魏朝道。總管府中現養着許多勇士。又有戚老四領導指揮着。真可稱做千穩萬妥。有備無患。不過俺給總管設想。照現狀而論。總管府中容留的勇士人數已多。即無戚繼在此。亦不致有何危險。因問得戚繼往日的作爲。頗爲凶狠。倘被言官曉得了。他們竟借此機會。聯名上疏。到禹歲駕前揭奏。輕則說總管私蓄勇士。恐有異謀。重則直言總管心懷叵測。圖謀不軌。那時總管的地位。可不很有些兒危險麼。魏朝正因聽說有人將要參他。心中一時未定。主見。此時聞言。不由打了個寒噤。沉吟了一會。即問魏忠賢道。依您該怎麼樣呢。魏忠賢道。好的目下

期中各位御史差不多都會受過總管的培植。諒來一時還不致就會發生反動。不過在總管本身却不得不防罷咧。魏朝笑罵道：您這小鬼頭真是能言善辯。適才說的話何等令人可駭。唬得俺一跳。馬上又說得這麼……

小詩說完。王

色道：總管以爲俺說頑話嗎。實情俺今日奉

有某某言官。對於您老頗擬借着總管

管。俺因聽得有這種風聲。所以

前無的放矢。麼。魏朝見他

是那幾位言官。並笑

放野火麼。那可

知道他們的

您老人家。

呢。魏朝

呢。您不

魏忠賢道，

身居言路，好久

戚駟延攬在私邸，

劾的目標他們所以

動……魏朝不待說完，忍不

該安分些兒了。何苦又來尋事呢？

居言路，吃着皇上賜俸祿，好久沒有奏

都有尸位素餐的嫌疑麼？故此在他們所處的

在萬歲駕前，交代交代，表示他們已盡責任。這亦是他們們裏啊。魏朝

點頭道：不錯，他們的責任如此。這原怪他們不得。但是外面既有此種風傳，在您看

咱家應該如何對付他們才好呢？魏忠賢故意畧沉吟了一會，反問道：依您老的尊

見要怎樣辦呢。魏朝道：「依咱家之見，馬上分派幾名幹練的人，往各方去哨探。哨探出那幾個想奏咱家的言官來，便給他們一個迅雷不及掩耳，先下手對付了他們，免得夜長夢多。」鬧出別的枝節來，您看好不好？」魏忠賢道：「總管的話雖不錯，究竟不能算做全美盡善。依咱家愚見，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因為現在他們攻訐您老的問題，卽是揭奏您老招安戚騶的一事。咱家以爲總管日下不如卽日打發戚騶回去。此乃去虛務實之計。既可避去他們的攻訐，又可獲實在的利益。」魏朝道：「咱家招納戚騶在家，本係爲防患。如果打發他走了，豈不是自撤籬籬麼？那怎麼使得呢？」魏忠賢笑道：「因爲如此，所以俺才請總管用去虛務實之計啦。」魏朝忙問：「怎麼叫做去虛務實之計？」魏忠賢道：「這極容易。您老趕緊打發戚騶回去，揚言已將戚騶解職。實際却令戚騶回家，以拳教師名義設廠授徒，招聚江湖上各路好漢，結爲心腹，以備日後臨時或有用途。您老府上戚騶雖走，他所帶來的部下頭目等衆，並未曾走。外面誰都知道，他們這班人物，都有很好的武藝，全非輕易可以侵犯得的。縱有

人和您老心中不甚樂意。如沒有絕頂武功。絕不敢輕易來捋您老的虎鬚。您老有這許多好漢分班。日夜保護。還怕什麼人來行刺嗎。戚駟既走。那些御史做文章的題目。已經沒有了。那裏還會彈劾哩。您老在表面上。雖然去了一個戚駟。暗中却令他在家召聚好漢。遇有風聲緊急的當兒。他平時感受恩惠。臨時自必到來。這豈非您老去虛名而務實利的良法嗎。魏朝笑道。忠賢您真是個鬼靈精兒。分明教咱家用掩耳盜鈴之計。却故意改換名目。說出這麼一大套話來。好便是好。不過有一層。倘然戚駟回去。淨吃糧。不管事。咱家這裏如遇有危難。着人去調他進京。他却看咱家臥起冷舖來。咱家豈不成爲白操心麼。魏忠賢笑道。總管平時既以恩禮結納他。他乃是一個草莽英雄。江湖上人。素來最重義氣。何況他又曾任過綠林中的大首領呢。這忘恩負義的事。俺敢保他絕對不會有的。總管儘可以放心呢。魏朝聽罷。略又沉吟了一會。復又問道。您在外邊聽人傳說。有御史將要借咱家招安戚駟在家的。事。彈劾如何。可知他們意欲如何措詞麼。魏忠賢道。據聞他們彈劾的文章。訴述

戚駟以往的歷史。現在由您老擅自作主。以國家官秩。將他招安在家。充任護衛。分明目無君上。藐視國法。據說除對戚駟以往的生平。痛加奏參外。並將他往日打家劫舍的一切罪名。都移到您老身上來。說是暗受您老的指使。總管請想。萬一這道本章。當真的奏將上去。萬歲焉有不查問之理。倘然追究起來。豈不與您老大大的不便麼。魏朝聽罷。點點頭兒。亦不再往下問。即和魏忠賢散去。各去辦事。事畢之後。魏朝退回私邸。命人將戚駟喚到面前。即將魏忠賢所說的言詞。告訴他聽了。問他本人的意思如何。戚駟見問。心中大喜。乘機進言道。現在外面既已有此風傳。誠恐竟由謠諑成爲事實。豈非因俺在此。悞了總管的事麼。爲今之計。總管倘能見信。由俺回去。在家以教習拳術和保各省的鏢爲名。設立教武館。開張鏢局。招納英雄。結識好漢。倘能早日延攬得一二位和俺的本領相髣髴的人。即便先差他到府中來聽差。做俺的替身。保護總管的安全。將來守俺教授的徒弟們武藝完成。再挑選數名能和俺相似。或竟青出于藍的弟子。打發他們到府裏來當侍從。仰賴總管的大

力栽培他們。使他們將來能得任一官半職。庶幾他們的足跡所至之地。卽是總管的威德所被之處。那時不僅俺藉此可以算是報答總管的知遇。便是總管本身的勢力亦可根深蒂固。千穩萬妥。永無搖動之虞哪。假使俺去後。總管這裏有甚差遣。得着俺的地方。只消派遣一名快馬。趕到德州黃河渡口去。呼喚俺一聲。俺定必應召立至。絕不敢稍有遲悞。總管儘請放心吧。魏朝聽罷大悅。卽說能得壯士如此。爲咱家盡力。乃是咱家的大幸。說罷。遂與他計議。如何回德州去設立教武館。及開張鏢局的事。魏朝又恐戚驪回去開設鏢局。被別人聘去保鏢。自己有事。馬上調取他不着。反致弄巧成拙。呼應不靈。特再叮囑。命戚驪回家。只設廠授徒。担任拳教師。不可受別人聘請。担任鏢師。倘如定要借鏢局名目。會晤水陸兩路的人物。非萬不得已。親自切勿出門保鏢。以免京中有事。接應不着。戚驪唯唯應諾。當夜散值。悄悄回去。吩咐兩妾收拾細軟。從人亦整理行裝。預備後日動身。次日白天裏戚驪在魏朝府中設宴召集手下各頭目勇士。開懷暢飲。席間將自己回去的原因用意。對

衆人知。隨即親給衆人行酒。向衆告別。又吩咐衆人在此好生護衛。不可因自己走了。大家便爾疎忍。衆人見戚駟忽然離此回去。已都猜知他的內情。故此大家除唯應命之外。都各說了些珍重惜別。祝福前途的話頭。于是衆人即席決定。當晚在外面館子裏。整治筵席。給戚駟餞行。到得晚間。戚駟由衆人邀請到館子裏去赴宴。直飲至二更以後。方才停杯傳飯。飯罷散席。戚駟率同衆人回轉魏朝府中。該值的照例輪值守夜。不該值的各自散去休息安眠。戚駟待魏朝由宮中退回私第。相見後。回明定于次日動身。臨行不再來見總管告辭。即于此刻告別。魏朝聞言。遂命人進內宅去取了些金銀器皿。珠寶飾物。綢緞等件。和二百兩銀子出來。當面致送給戚駟。算是給他送行的程儀。又再三叮囑。命他回去好生在意。務要給咱家辦事。致于壯士每月的薪金。咱家這裏仍舊按月着人專差送到壯士莊上去。決不悞事。並說待日後風聲平靜。京中如有機會。咱家仍當爲壯士設法。謀一個現任的武職官。在京供職。彼此好早夕聚晤。互相照應。戚駟再三申謝。陳述感激。並謙辭程儀厚禮。

不敢領受。魏朝那裏肯依。戚駟辭謝不得。只才道謝收了。當即告辭退出。到自己住房內。拚擋收拾了行裝等件。收拾完畢。又趕回廐所內去。和兩妾相見。查看過已收拾好了的各件細軟。只才和兩妾安睡。直至次日晌午時分。方才起身。洗漱早點後。戚駟令僕從人等。押運行李車馬。護送兩妾先發。指定地點。命在該處等候。待至兩妾及男女僕婢人等。都已上了車馬。押送着行李物件。發腳之後。戚駟才回到魏府。取携了自己的行李等項。裝載上車。別過魏府上下內外人等。帶了兩名武裝的隨從。出門上馬。押車前行。趕至指定的地點。和兩妾等一行人衆。會合在一起。遂即催馬趲程往南進發。正走間。忽聞背後鑼鈴聲響。大震。追趕了一羣人馬來。戚駟聞得鈴聲。忙勒馬停驂。撥轉馬頭。反身立定。察看來者究竟。及至那一羣人馬。追到了面前。戚駟早已看見。當先馬上坐着的。一人。正是魏忠賢。背後共隨着六騎人馬。每匹馬身上。都馱載着一包東西。戚駟看見。催馬迎將上去。魏忠賢業已看見。揚鞭大叫。戚四爺緩行一步。咱家特地追來。親給四爺餞行。說話間。已策馬來到面前。雙方各

自滾鞍下馬。戚老四迎住魏忠賢。請問過安好。即說俺蒙公公暗中援助。得能免除羈絆。回家安閑過活。昨日曾親到公公府中去道謝告辭。恰值公公在宮中尙未回來。俺祇留了張字柬兒。即便走回來了。今兒因爲臨行匆促。不及再登門告別。已經負疚很深。抱歉之至。反蒙公公趕來。多勞玉趾。叫俺心中如何能安。魏忠賢忙道。昨日四爺枉駕。叫家失迎。及至回來知道時候已經晚了。今日早起。本擬親自到府上來送行。不料又被別事耽延住了。直到此刻。方才能抽身得開。急速趕到府上。才知四爺已率尊寵僕從等人榮行了。遂即追將上來。恰好至此。追著說話。聞雙方已會合在一起。戚魏兩人齊上馬。並肩前行。來至一處小鎮集上。魏忠賢令大家暫且緩行。男女人衆齊下了車馬。在鎮集尋覓着一家館子打尖。別看這鎮集雖小。却因密邇京都之故。往來經過的商賈仕宦極衆。因而隨意小吃的館子。生涯頗爲不惡。諸般菜餚。各色點心。以及各種上好的美酒。亦無不應有盡有。當時魏戚等男女人衆。同進一家館子內去。因爲人數衆多。又分着男女列座。竟將該館內外所有的座

頭一齊佔滿了。後至的往來行人，只得退往別家去就食。當由魏忠賢吩咐堂倌，要了各色酒菜，親自給戚老四把盞進酒，懇勸饒別酒至半酣，才命從人各將馬上馱載的包裹，一齊卸下來，捧獻到戚駟面前，指贈給戚駟，申明因時間匆促，不及在家治酒整席，又未能備辦禮品，所以祇能將早日特地親自揀選和監製下的幾宗較爲珍貴些兒的衣服物件，分包做六個包裹，趕來奉贈給四爺，以及兩位如君、聊表微忱，而壯行色的。這六包東西，內四包是精細珍貴的衣服玩具首飾等項，乃是送給兩位如夫人助粧，及清玩賞鑒的。另兩包，一包內係一副精細的烏金軟甲，和一領紫醬綉金盤龍的戰袍，一包內係一頂赤金的頭盔，一套青綢精製的夜行衣，靠和一身魚皮綢油的水靠，乃係早日特製，專送給四爺自己應用的。只可惜倉猝間，暗家未能覺得一口寶劍或是寶刀，和一匹能行名馬，送給四爺，未免仍係美中不足，祇好待諸日後，隨時留意訪求。徐圖補送吧。戚老四目睹魏忠賢手指那六個包裹，悄語低聲的說罷，深感他的用心，和追來贈送的誠意，連忙感激稱謝。正擬

聞言謙遜辭却。不敢拜領。魏忠賢已窺知其意。不待啓口。卽又說道。四爺休得辭謝。此乃咱家早日暗中留意。四爺及兩位如夫人的身材長短。腰肢粗細的大小尺寸。親自監工精製的。盔甲戰袍衣服。至于那些首飾玩具等項。都係大內之物。平時由萬歲及各位娘娘。賞賜給咱家的貴重東西。非外間輕易得見的。咱家特意留着。專誠奉贈給四爺的。如君服用玩賞。以代餞行送別的禮物。程儀的四爺如其不肯賞臉收受。是嗔怪咱家的意思不誠敬。並嫌咱家太菲薄了。戚駟兒他如此說法。不能開口辭謝了。只得躬身拱手。再三稱謝領受了。魏忠賢見他已收了禮物。心中大喜。遂又慫勸酒。再三以代爲留心物色英雄。推荐到自己門下。和樹立自己在野的心腹黨羽。預備日後臨時或有用途。請托戚老四回去。切勿忘記。戚駟唯唯答應。二人談到密切處。于是又指酒爲誓。各將指尖咬破。瀝血在一只酒杯內。各喝了半杯血酒。誓同生死富貴禍福。酒飲可八分。方才住杯。隨意各進麪飯。酒食完畢。魏忠賢搶先惠過賬目。告別戚駟。率領六名隨從。出門上馬。戚駟乘馬相送。直送出街頭大

道上。方才各道珍重而別。戚老四駐馬守魏忠賢等一行人衆。揚鞭絕塵疾馳而去。已看不見人馬的影子了。方才撥轉馬頭。復回到館子裏。督促衆人齊上車馬。離開了那所小鎮集。迤邐往德州進發。一路夜宿宵行。無事可紀。那日到得黃河渡口。戚老四自己的莊上。家中男女上下人等。早已得到信息。齊至莊外迎接。山上廟中的僧衆。亦得知消息。紛紛趕到莊上來迎候戚老四。和戚駟相見。其時由方丈差往陝西去的四個和尚。適巧正從西安鳳翔華山等處。雲遊回來。戚駟一見。陡又想起了心事。當將行李等件。及兩妾從人等。安插妥善。即便匆匆更衣。同着衆僧。前往山上廟內去。與方丈晤會。詢問那四僧此去陝西的一切情形。究竟四僧探着的信息如何。請待下回再寫。

評曰

本回寫兩魏待人手段之不同。已顯然判其優劣矣。而後文兩人因客氏鬧醋。魏朝之死于忠賢之手。蓋已隱然伏兆于斯。何則。蓋兩人之機智高下。相差甚

遠。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之也。

忠賢操縱威駟，極得籠絡草莽英雄之法。宜乎威駟甘願爲之效死也。而其追及送行，手腕之妙，足與阿瞞媲美。非忠賢之奸詐不能學此。非作者之筆墨不能寫此。兩者相得益彰，堪稱情文并茂。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得貼心。况且戚駟現已洗手。此事關係戚駟的生命出入。故此特遣四名徒弟前往華山。西安鳳翔等處去哨探信息。戚駟上次由京都回家時。四僧尚未回來。這日戚駟携兩妾及男女僕人回家。四僧已同由鳳翔回來。當時戚駟與福海會見後。寒暄已畢。戚駟遂問福海。勞四僧法駕。前往陝西哨探得的消息如何。福海道。戚寨主且莫性急。待貧僧喚令四名小徒。分別報告詳情說罷。即令智能往香積廚下去傳法旨。安排酒菜。整治素席。在方丈裏款待戚寨主。給寨主接風。智能領命去傳話。不一會。火工道人已由香積廚下。同小沙彌到方丈內來。排列好筵席。福海讓請戚老四入席。自己師徒五人相陪。酒過數巡。福海即于筵間。令四徒分別報告。戚駟忙于席上。執過酒壺來。親自給福海師徒敬酒。表示給四僧謝步道勞。稍敬謝福海分神的意思。福海笑道。戚寨主如此客氣。豈不反令貧僧等師徒慚媿麼。自己人說什麼謝不謝。勞不勞的。倘被別人聽了去。豈不成爲笑話嗎。說罷。忙從戚駟手中奪過壺來。給戚駟回敬過了。又命四徒給戚駟奉菜。大家鬧過一回虛文。這才由智空先開言。

道小僧同着智圓師徒。由此動身一逕前往華山。到得華陰縣。在該處華嚴寺內掛單。先向同教的僧人們打聽。打聽不得要領。遂往華山左近去走動。當即在山脚下。一所歸元寺內掛單。仔細探問。才知後山巔上。果然有一所新募建落成的道觀。觀名喚做元真。觀內共有三名女道姑。一老兩少。兩名道婆當家的老道姑。俗家姓楊。法名喚做知元。傳說這位楊道姑乃是七世的老處女。且又歷世都是胎裏素。每世均係帶髮修行。無疾而終。故此道行很深。她本不能知道她自己的前世。乃係在二十年前。往南海去朝普陀山。在山上遇見一位白髮老道姑。將她邀至山後一所茅屋內。留她居下。將她的歷世前情。逐世爲之道破點明。並給她取法名喚做知元。賜號爲慈濟仙姑。收她爲弟子。卽日傳以各種符咒。命她往南北各省去廣施法力。普濟羣生。專一以靈符醫治男女老幼的疑難疾病。吩咐她十年期滿後。再到南海相見。楊道姑在山上住有半月。將靈符咒語學習完全之後。拜別師尊。下山行道。雲遊各省。專一濟世活人。絕不收取謝儀。十年期滿後。回到南海。再朝普陀山。尋覓至茅

屋原處拜見師尊。復由老道姑傳以拳棒武藝。及兩日飛劍命她學成以後。仍往各省去。以法力救濟困厄之人。楊道姑至此。遂拜問師尊。請示法號。老道姑見問。忽然微微一笑。卽在寶座上瞑目危坐。良久不語。楊道姑跪在面前等候法旨。初還不覺有異。及至見師尊一笑。瞑目之後。良久不語。仔細凝神。才覺其聲息全無。遂呼喚了數聲。仍不見答應。這才立起身來。以手推動口呼師父。仍不見張目啓口。用手至老道姑的口鼻邊一試。才知老道姑業已于一笑時。羽化升仙了。不由大慟起來。哭拜了一會。忙爲老道姑辦理後事。用一對大荷花缸。盛老道姑在缸內坐着。合蓋起來。架起在柴草之上。用火焚化。火燒到烈焰騰空。烟霧迷漫時。忽聽得火中一聲响。哐。從火光裏騰起一股白烟。冲霄直上。冉冉升至天空雲眼裏。忽然一齊都變做了白雲。在這朵白雲上。忽然現出一朵白蓮花來。白蓮上坐着那老道姑。望着楊道姑。微笑點頭。楊道姑驚得慌忙跪拜在地。叩謝師恩。祝禱師父羽化升仙。及至拜罷。仰視時。那朵大白蓮花。已托坐着老道姑。從雲端裏飛馳向西方面去。傾刻間已是不

見。再看那火化的合蓋着的一對大荷花缸時。已是烟消火熄。荷花缸亦碎裂在燼餘的柴草堆裏。那缸中坐着的老道姑尸身。已不知去向。了彼時不儘楊知元道姑驚奇駭詫。卽被她請來幫助辦理火葬等事的男女衆人。亦無不震驚奇異。一齊拜服在地。口誦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大家都叩頭如搗蒜。嘈雜喧嘩着。烏亂了一會。方才各自散去。楊道姑深恐山上山下各寺院僧衆。以及男女民衆。聞知信息。趕來觀看。反多費言詞。徒然麻煩。無裨實益。遂卽趕緊收拾了自己的隨身衣物。離去茅屋。動身下山。剛才走出茅屋。行未及一箭路。猛聽得背後响聲劈剝。不由奇怪。回頭看時。却原來那進茅屋。不知如何會刮刮雜雜的焚燒起來。火勢已成燎原。竟至不可向邇。恰巧山風大起。風助火勢。火趁風威。轉駒間已將一進草屋。燒成一片焦土。等到左近的人。看見火光。趕來灌救時。不僅茅屋早已全燬。卽楊道姑亦老早走下山去啦。當時楊道姑因恐被人看見。問長問短的麻煩。故此改從後山下去。繞道從小路行走。離去了普陀。謹依師訓。復雲遊南北。普濟羣生。除以符咒活人外。又很做

了些俠義的勾當，祇不過未開殺戒罷了。如此又經過了許多年，才因朝西岳愛悅華山別峯高聳，極合清修。遂在那山巔平坦處，率蘿疊石，搭蓋了一所草屋。直至近兩年，因收得了兩名徒弟，才發願募緣，在山上建造這座元真觀，并收了兩名老道婆，專司觀內香火，及洒掃炊爨門戶等一切事務。講到她的兩名徒弟，果然一名就是那位于二小姐，係在河南路上。師徒遇見，收爲門徒的。由楊知元給她取法名，喚做慧劍，以示斬斷情絲之意。另一個亦姓楊，係楊道姑的近房本家，因爲身體多病，且亦係胎裏素。楊道姑每次回家祭掃祖坟，總是寄居在她家中。她父母因她具有善根，知道她只能享清福，無緣享受洪福，遂將托給楊道姑，求楊道姑帶去修行。楊道姑因她頗有善根宿慧，故此給她取法名，喚做慧元。慧劍從家中潛溜出來的時候，本偷帶了不少的金珠首飾，以及現款銀錢。雖然同着韋二夫妻，由鳳翔至德州，沿途使用了些。末後又贈送韋二王氏兩口子些首飾銀錢，但尙留有一部分，隨身帶着。那慧元呢，家中亦非貧素，從家中跟隨楊道姑動身時，亦帶有不少金銀首飾。

故此師兄弟倆會見之後。遂發願建造元真觀。師徒們因恐不敷。特又下山去募緣。憑着楊知元老道姑歷年在外面給人醫病。從未收受過謝儀的歷史。這回開言向人募化。當然極其容易。毫不爲難。故此爲時不久。卽已在山上將一座女道士觀。建造落成了。慧劍是因有戚寨主往年的隱恨在心。故此托求楊道姑。傳授了武藝。練成了劍術。那慧元呢。却因身弱多病之故。又無什麼隱恨在心。故此并未學習武藝。劍術。祇跟着楊道姑學會了各種符法咒語。小僧等到華山時。楊于兩道姑師徒。已往四川雲南貴州等省去游歷了。觀中祇有那小楊道姑和兩名道婆在着。俺們曾往元真觀內去焚過香。隨喜過觀中前後。并探問過消息。但因僧道異教。那慧元道姑又在少年。不肯出來見客。祇從兩名道婆口中探得些兒信息。她倆對于武藝。絲毫不知。更休提什麼劍術。但只能知道。于慧劍小當家的頗有本領。和老當家的比較起來。竟可以稱爲不相上下呢。小僧等從華山探問確實後。即便動身往西安大相國寺去掛單。在該寺曾和方丈老和尚海觀會見過。俺們雖住有幾天。但亦毫無

動靜。俺倆雖不時向該寺的僧人們暗探，但亦都回稱當家師的劍術如何高妙精深。大家都不曾看見用過，所以只知當家師能够精通劍術，却不能知道他的劍術究竟怎樣。俺倆因暗探不着要領，遂想出條冒險的計策來。于夜間改扮了夜行人，分頭由屋上飛身進方丈內去。由小僧行刺海觀，並由師弟盜取方丈內儲藏的銀錢，以及海觀所修煉的舍利子。存心假禍東吳，特意預先寫好字柬，乃係冒充楊知元于慧劍師徒兩道姑的口氣。向海觀尋釁挑戰。不料小僧才從屋上下去，尙未走進方丈。海觀已在禪床上知道了。竟高聲喝問：窗外何人夤夜窺探。莫非來盜本師的舍利子。想要試本師的飛劍利鈍。給本師開殺戒麼。小僧聞言大驚，唬得趕速飛身上屋。不料心中慌促，足下用力稍猛，一腳踏碎了一片瓦。那聲音在寂靜的夜裏，頗爲清晰。海觀聽得，竟將飛劍放射出來。俺祇覺得一道白光，從下面窗櫺內飛將出來。追上屋邊，颼的一陣寒風過處，竟將小僧手中的一口短劍，削成兩段。小僧手中祇拿着半段連柄無尖的寶劍。那劍鋒尖兒，已噹的一聲，跌落在瓦楞子內。唬得

小僧飛身逃跑，慌促間不敢逃回僧房客舍內去，直向別處亂跑。那白光不前不後，祇是在小僧頭頂上盤旋着追隨不捨。幸喜他亦不落將下來。小僧被那劍光逼得連跑帶縱，穿房越脊，直跑到西安城頭上，躲身在城頭上一所敵樓內。那劍光鬚鬚如聽受着海觀的指揮，追進敵樓來，仍只在小僧的頭頂上盤旋飛舞，並不落下來。如閃電一般，映射得敵樓內晶光雪亮，照耀得明如白晝。小僧被唬得蜷伏在地，不敢張目觀看。昏暈了過去。直到四更以後，方才甦醒。張目看時，白光已是不見。祇覺得遍體寒冷，一摸身上，才知身上的衣服已全被飛劍割裂，如蟬蛻一般，脫落在地上。連手中的半截寶劍，亦被齊柄斬斷了。小僧在地上衣袋內摸出千里火來，取火種點燃了，照着將脫落在地的衣褲以及寶劍等項收拾好了。慌忙從敵樓內出來。認了半晌，方才能辨別出方向，似從屋上急急回轉寺中僧房客舍內。其時師弟智圓正繃眉坐在那裏發呆。見小僧回來，方才驚魂稍定。小僧問他適才情形，他指着兩層悄悄對小僧道：「師兄請看俺肩上的皮肉，已都被方丈的飛劍連衣服削去哪。」

多蒙他留情不肯開殺戒。不然俺還有命嗎……智空說至此。智圓已將僧衣解開。袒臂露出肩頭。送給戚老四觀看。道。戚寨主請看。這便是小僧此去的成績呢。戚老四察看那肩頭上的傷痕。寬約半寸。長約兩寸。結的那個劍疤。約有半分厚薄。不由嚇了一跳。忙向兩人道。驚。詢問以下情形。智圓接着說道。當夜師兄係從方丈的前面窗口進去。小僧乃係從方丈後面的半截短窗進去。正欲舉刀撥那短窗的小門。因爲已聽見海觀高聲喝問窗外何人。唬得縮住了手。接着便聽見前面屋上瓦被踏破的聲音。抬頭一望。俺師兄從頭頂上飛躍着越過了小天井。落荒逃跑。一道白光如匹練橫空般緊緊隨在師兄的身後。小僧唬得不知如何是好。幾乎連啊吓兩字都唬得嚷叫出來。正在慌亂之間。忽聞方丈在內高聲喝道。您。爲何還不逃跑。難道當真要試驗本師的飛劍利鈍嗎。小僧被他一喝。才提醒了。慌忙躍身上屋。跑向前面僧房的客舍屋上去。只聽得背後呼呼風響。如龍吟虎嘯一般。小僧回頭看時。只見一道白光如白虹橫空般耀射得兩目不能迎視。一轉瞬間。劍光已到了面

前，祇覺劍光在兩肩上擦過，已將肩頭上衣服連皮帶肉割削了，落在屋瓦面上。那白光倏然飛了回去。小僧其時嚇得慌亂了，竟連疼痛亦全不覺得，呆立在屋上。被夜風吹在身上，打了個寒噤，方才驚醒過來。四顧已不見白光，心中才鎮定了。這才覺着兩肩頭上面疼痛，伸手去一摸摸了一手血，濕答答地，兀自涔涔然汨汨流着。小僧慌忙從屋上拾起落在瓦上的衣肩皮肉，躍身跳下去，急取出包袱內的刀創藥來，敷在兩肩傷處。小僧因師兄尚未回來，又不敢再往外面去尋覓，震驚呆坐在床沿上，思量善後辦法，良久良久，方才見師兄從屋上下來。小僧和師兄會見，將被飛劍所創傷的事，告訴了師兄，並問師兄去了這半天的經過情形。師兄弟倆當夜商量了一會，深恐仍住在大相國寺內，有許多妨礙，遂于天明後，趕緊收拾了自有的東西，別過該寺的知客僧，即日動身，前往鳳翔府城內去。和智能智靜兩位師弟相會。其時智能智靜兩位師弟，已到鳳翔多日，小僧等會了齊，遂從鳳翔動身回來……咸老四道：智靜智能兩位小師父，在鳳翔所得的消息如何呢？智能答道：俺

們到鳳翔後。打聽得周于兩家的事。已經多年無人提說了。吉天相老拳師臨終時。確曾有過對付戚寨主的遺囑。吉天相的兒子。秉承着家學。經過近幾年的苦練。已練成了超羣絕倫的武功。又兼練成了一口飛劍。不僅現在鳳翔府屬轄境內。他可稱爲獨步。即在陝西全省各處。亦可算作第一第二了。俺們到鳳翔時。曾假作募緣。前往他家去訪會過他一次。據吉家的男女下人們回答。他已出門多日了。俺倆信以爲真。當夜曾去偷盜。假托華山兩道姑師徒的名義。寫好一張字條兒。預備盜物之後。留下字條。向吉天相的兒子挑戰。表示尋仇報復之意。字條寫好。由俺帶在身邊。同着師兄智靜。由屋上前往。那知小僧並不會出門。俺倆此去幾乎將兩條性命。送在他家的屋上。戚老四聞言大驚。忙問其故。究竟兩僧前往吉家。所遇之危險如何。請看下回便知。

評曰

天齊廟名。及福海師徒之法名。至本回始爲敍出者。不僅爲補筆。且因福海等

在前文爲寶。至本回始爲主也。楊知元于慧劍楊慧元師徒名及元其觀名。至本回始詳明直寫者。其意亦如是也。

不明言海觀方丈之道行如何高深。劍術如何精妙。而僅言智空智圓兩僧之受創。狼狽倉皇。是爲不寫之寫。

小吉之藝能如何。不從小吉方面寫來。而從智能口中寫出。是爲觸類傍通法。蓋借以與海觀互相輝射。作一正比例以爲章法也。

第二十三回

以德報怨贈金遣暴客

因妒爭風奪夫演醜劇

話說智能見問，即說好教戚寨主得知。小僧師兄弟倆當夜來至吉家屋上。滿謂吉天相的兒子已經出門，故此很爲大意，並未隄防。不料小吉並未出外。當夜俺們到他家屋上時，小吉正在床上跌坐着閉目養神，運氣練習內功。俺令智靜師兄在屋上給俺巡風。由俺躍身跳下天井，用刀鋒撥落了窗門，推窗躍身進去。舉千里火一照，恰巧走進的這間上房，正是小吉起居的所在。千里火才一照，却被小吉從身邊摸出一枝鋼鏢，照准小僧執千里火筒的左手腕打來。小僧陡見床上坐着一人，心中已吃了一驚，急忙回身要走。不防小吉的鋼鏢已到，連忙避讓時，來鏢已打中在千里火筒上，托的一聲，已將火筒打落了。俺被這一驚，唬得急速從窗口跳出天井，剛擬飛身上屋。不料小吉已從床上躍身追了出來。高喝一聲往那裏走。智靜

師兄在屋上看見忙揭了兩片瓦向小吉擲擊將去。小吉側身閃護。俺乘此空閑。一扭身軀飛躍上屋簷去。小吉讓過了瓦片。亦縱上對面屋簷。越過大井緊緊的追趕將來。俺們師兄弟倆是時還不信此人即係小吉。疑忖或許是吉天相的那一個徒弟。亦未可料。於是湊着胆子。合力雙戰他一人。不料小吉是練過鐵布衫工夫的。居然不避俺倆的單刀。使出一套空手入白刃的本領來。力鬥俺們兩人。俺倆見他具此身手。知道是個勁敵。這才不敢稍存玩忽怠慢。忙將手中單刀一緊。改換了刀法。竭力向其進攻。戰有半個時辰。俺手中的單刀被他飛起一脚踢落在地。手腕亦被踢傷。俺倆知道再鬥下去。必難得佔便宜。遂招呼智靜師兄。趕緊回身逃走。小吉在後并不追趕。却從身邊掏出幾根梅花針。來向俺倆擲射。俺的左腿灣裏。右腳踝骨。各被擲刺中了一梅花針。智靜兄亦被射中了兩針。一針刺在右手腕上。痛得將一口單刀。拋棄在瓦上。一針刺在左腳脛骨上。因此俺倆都受傷痛倒在屋上。被小吉躍身過來。將俺倆擒住。挾在兩腋下面。跳下天井。其時吉家內外上下的人衆都已

驚醒。趕奔到面前來。小吉令僕人將俺倆捆起。親自喝問俺倆從何處到來。俺倆閉緊雙目。一語不答。小吉掌燈照看。才知俺倆是出家之人。遂打動了好奇心。親自將俺倆身上的繩索解開。命僕人各自退去。低聲詢問俺倆出家人與世無爭。如何到來行刺。俺倆初則一言不答。後被問得急了。小僧心中一動。忽然生出個計較。遂借著白天曾來化緣。被拒絕的話爲由。托詞因摹寫緣簿。被僕人們所辱。嗔怪他躲在後面。推托說是已經出門。故此於夜間來。向他責問。小吉被俺的言辭所朦蔽。信以爲真。遂說小僧們得罪兩位高僧。吉某並不知道。幸喜吉某手下留情。不曾奪過單刀。傷損您倆的生命。現在既已說明。兩下一語叫開。以後不許再尋仇報復。吉某亦絕不嗔怪您倆此番的冒失。亦不追究您倆所言。因爲化緣遭受侮辱的話。是否真情。抑或托詞說罷。即從身邊摸出一塊吸鐵石來。給俺倆將身上刺中的梅花針。一齊攝將出來。仍舊收好。又從身邊取出一包末藥來。給俺倆傷口敷治好了。這才高呼僕人到來。往裏面去。取出五十兩銀子來。交付給俺們。倆算是寫了俺們的緣簿。

俺倆到此。轉禍爲福。竟可稱做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哪當然得風就轉。立卽稱謝收了銀子。告別走出。飛身上屋回轉下處裏。從此裏足不再出門。直待智空智靜兩位師兄到來會齊了。才動身回來。彼時俺們大家本想合力再往吉家去。尋小吉報復仇恨。因恐被人傳言出去。將來給江湖上人譏笑。俺們如果倖能得勝。人家亦要譏議俺們爲依多爲勝。說俺們太不漂亮。萬一又被小吉所敗。這個羞辱。可就真正掬盡西江水。亦休想洗得清了。……戚老四聽至此處。心中雖然怒恨。但亦頗覺吃驚。祇得強作鎮定。先給智能智靜兩人道驚道勞。又向四人詢問。雙方兩次所寫好的字條兒。當然都不曾使用得着了。但不知四位在陝西各處。是否曾依着預定的計策。沿途散佈道姑師徒。和吉家僧俗雙方。有尋仇敵視的心意之事麼。四人點頭應道。俺們此番奉命前往。旣已受人之托。那得不忠人之事呢。自然要遵依囑咐。沿途設法散佈流言了。祇不過在西安鳳翔兩處。雖已將字柬寫好。都因被吉家所敗。卒至臨時慌促。唬得忘記了。事後想起。殊爲可笑罷。戚老四道。四位小師父可曾探

聞雙方對於這個反間的流言發生什麼影響麼。四人搖頭道。楊于兩道姑都不在華山。可算得是失去了主要人物。這謠言那會就能發生效用呢。究竟如何。還得待日後才能判明呢。戚驪又問道。小吉的武藝。據智能師才說的情形。已可知道他的本領很好了。但不知對於劍術一項。究竟本領如何。二位可曾探得確實麼。智靜接口道。這是俺們最注意打聽的事。焉有身臨其地。反不留心打聽之理呢。當夜俺倆遭受挫折。敗回廬所裏後。遂日隨時向人打聽。神拳太保吉大相老拳師的聲名。極其響震陝西省境內。到處皆有人知道。何況在他的家鄉鳳翔本地哩。俺倆在當地探問吉大相家的事。那有不易探得的道理呢。小吉的聲名。雖然不及老吉響。然而在鳳翔本地。亦頗有相當的威望。老吉的門人。鳳翔本地甚多。和小吉師兄弟是時常見面的。對於小吉的本領。能爲自然容易明白。確實消息。很易透露。俺倆屢次向人暗探。無論何人。都是一樣回答。皆言小吉的本領。係老吉臨終之前。單獨傳授的。另又傳給幾路精妙高強的獨到拳棒工夫。及修練劍術的方法。故此小吉的武藝。

在當地簡實可稱獨步。堪誇無有敵手。講到他的劍術。雖不曾有人和他對敵。見他用過。但是俺倆在他家屋上。都會被他的梅花針所創。這梅花針一項。凡是學武藝練習暗器的人。誰都知道。梅花針乃係練習飛劍的基本工夫。他居然能在黑夜裏。發出梅花針來。使俺倆受傷倒地。針無虛發。即此可知他的飛劍。確實已有了相當的根基。據聞鳳翔府城外有所磨盤山。山頂上有一座廟宇。供祀着一位女妖神。本地人都稱爲九仙姑。九仙姑廟內。忽然出現了一條大黑蟒。每夜從廟內溜下山來。伏在路上。吞食牲口。張口吃人。行晚路的客商。被這條大黑蟒所吞噬的甚多。鳳翔居民。城內聞知此事後。嚇得視磨盤山下道路爲畏途。相戒裹足。無論白天黑夜。絕跡不敢經過該地。那大蟒因爲數日無人可吃。竟游行到近城郭的地方來。吞吃大人小孩。有人傳說。這大蟒就是九仙姑的真身原形。大約係有人得罪了他。所以才激怒了他。不如糾衆前往九仙姑廟內去焚香許願。供獻三牲。求他慈悲原恕。這話一傳。居然一唱百和。竟有人主張到廟內去許願。以後每年春秋兩季。各供獻兩

名童男女。免得他再發威。出來現形傷人。這話一人倡議。竟有許多妄人贊成。當即聚集起來。捐得整款。備用三牲祭品。一對童男女。前往廟中祭祀許願。說也奇怪。經過一番祭祀許願之後。那大蟒果然不再出來吃人了。只可憐一對童男女。當夜斷送在九仙姑廟內了。小吉問得這個信息之後。認爲九仙姑既是黑蟒妖精。修成正果。受人民香火。就不該再出來傷害人畜。才是道理。倘如照此規例。每年兩次。至少須得送却四名童男女的性命。那還了得。因此小吉發願。施展飛劍。夜間前往九仙姑廟內。去砍毀了九仙姑的泥身。並將廟內管理香火洒掃等事的幾名老道。一齊驅逐出廟。放火燒了廟宇。正在此時。忽然從山林深處。刮起了一陣狂風。吹熄了那燒廟毀屋的火勢。風過處。從林中颺的一聲。飛躍出一條大黑蟒。來頭如巴斗。眼似銅鈴。張開血盆大口。吐着火練般的信。直向小吉撲來。小吉一見。急將飛劍放出。手指一彈。一道白光。直向那黑蟒飛去。白光迎住黑蟒。繞了幾繞。已將黑蟒斬爲數段。跌落在地。小吉縱過去觀看。見黑蟒確已死了。才收回飛劍。轉身去尋那廟中被逐

出來的老道等衆時已都于看見狂風吹熄火勢。黑蟒出現的當兒。唬得飛速逃跑。去得無影無踪。小吉此時。祇覺得一陣陣的腥穢之氣。從黑蟒尸首處。由風中送進鼻孔內來。遂即回轉城中家內。此事當夜本無人知道。直到事後。那廟內被逐的幾名老道。因爲廟宇被燒失去棲身之所。無有可靠的衣食。大家聚集在一起。相約同到吉家去。尋小吉要求設法。小吉將他們每人贈送一百兩銀子。打發他們動身。因此一鬧。才有人知道九仙姑真是黑蟒精。已被小吉的飛劍所殺。傳揚開去。地方上人才知小吉的飛劍。確係非常利害。連妖怪都鬥他不過。何況是肉身的人呢。戚老四道。小吉使飛劍殺死黑蟒的事。是在什麼時候呢。智靜道。此事就發生在俺倆到鳳翔的前兩月。地方上人傳說得有聲有色。即此一事而論。已可證實小吉的飛劍。確係利害非凡。不過這還是傳言。至于俺倆被他的梅花針所傷。乃係親身的經歷。戚老四道。二位可曾探知小吉對於俺的事。現在可存惡意麼。四人齊聲道。戚寨主大可放心。據聞小吉對於您老的事。謹遵着他先人的遺囑。頗爲注意。時常派人

到德州來打聽您的行爲。小吉本人亦曾到此地來過一次。恰巧他本人來時正是您老聲明洗手解散部下之後。他因您老已經洗手。故此亦不再究前事。即便回轉鳳翔去了。自從他親來一次後。得知您老已真正洗手。遂亦不再打發專人到德州來探訪。這消息乃是俺們多方設法。從吉家的僕人口中詢問得的。諒來必定不虛。戚老四聞言大喜。福海方丈遂乘機取過壺來。給戚駟節酒道賀。並說戚寨主您老現已正式洗手。俺們師徒托庇在宇下。現在亦可稱爲真正修行了。小僧愚意。從今天起對於您的稱呼。須得改口。以免日後于無意間露出馬脚。不知您老意下以爲如何。戚老四笑道。福海大師的法旨。戚某謹當遵依。不知大和尚此後將如何稱呼俺呢。福海笑道。法旨兩字太尊重了。貧僧實不敢當。俺們以後對您的稱呼。意欲一如釋家對待俗家的普通稱法。稱您爲施主。或是檀越。或是居士。所有稱您爲寨主及四爺的名謂。從此永不再喚。戚老四道。很好。俺從此後亦改口呼賢師徒爲大和尚。寨主兩字。彼此永不許再呼出口來。倘如悞稱。須要重罰。……大家正在

方丈內飲酒談笑。酒落歡腸。忽見一個小沙彌。引導着一名小環。氣急敗壞的跑將進來。到得戚駟面前。高呼道。爺快請回去。太太和新來的兩位姨太太。嘔氣爭吵。彼此揪扭相打。哭鬧得不可開交。戚駟聞言。忿然道。曉得了。俺稍停卽回。您先回去。傳俺的話。叫太太把度量放大些。休要被人訕笑。落一個不賢的名譽。……話猶未完。又有一個小沙彌。引導着兩名僕婦。趕奔將來。回稟戚駟道。主人請火速回去。太太因被兩位姨太太欺負。逞一時之氣。竟在房內懸樑自盡了。幸虧被俺們覺察得快。冲開了房門。將她解救了下來。……戚駟聞言。勃然變色。福海道。阿彌陀佛。戚居士還是回去調處一下罷。免得當真的鬧出不幸之事來。戚駟點了點頭。卽便放下杯。篋起身離座。送出方丈。立卽跑下山去。奔回家中。此時他已有了幾分酒意。又因這麼一奔跑。被山風迎面一吹。將酒吹得湧將上來。回到家內。迎面正遇見兩妾被兩妾帶哭帶訴的陳說。說是受了正室的欺侮。並說俺們今日剛才到此。第一天卽被她這麼羞辱。以後日子長呢。怎麼能彀過活。俺姊妹倆的性命。怕不要被她磨折死。

了麼。戚駟見兩妾哭得像個淚人兒。雲髮散亂。釵墮髻垂。粉面桃腮。上全係淚漬。兼有指爪傷痕。頭上的首飾。都已不見了。身上的衣服。全係泥污。兼有數處被撕破扯碎。不由心中因愛寵而生憐惜。由憐惜而生怒忿。逞着酒興。聽信了先人爲主的片面言詞。不由勃然大怒。忙用好言安慰了兩妾。勸兩人止淚。一切自有俺給您倆作主。快去洗面。整紉更換衣服。待俺去教訓那不賢的婦人。給您倆出氣。說罷。一口氣跑往後進正宅上房內去。他老婆正在房中哭罵着。傍立着婢女僕婦等人紛紛勸慰。一見戚老四進房。遂都說爺來了。娘好止淚啦。說着齊向房門口退將出去。戚駟走進房門。他老婆正待將兩妾適才如何尋釁起畔的話。告訴丈夫。猛不防戚駟來到面前。不待她開言陳訴。卽已伸出右手。拍的一下巴掌。打在她的面門上。啞罵道：好個不賢良的賤人。世界上古往今來。娶三妻納四妾的人家。很多很多。俺都像你一樣。那還成什麼世界麼。他老婆生性本來量窄。此時正含着一肚皮的醋意。和滿腹的氣急。再被丈夫這麼一巴掌。打得頭昏眼花。目前金星亂迸。口中鮮血直噴。不

由逞着一時怨氣。立起身對着丈夫一頭直撞過去。戚駟絕未提防。她有這一着。所以立在她面前。手指口罵。不料被她立起身體。一頭撞來。正撞在胸口。他老婆雖未曾學過武。但係究竟鄉村農家的女兒。平時做粗活慣了的。所以亦頗有氣力。此時又在氣頭上。那股蠻力亦頗可以兼之。戚駟是時被了酒。本有些頭重脚輕。故此被她一撞。竟至仰面栽倒。夫妻倆竟跌成了個天翻地覆。戚駟怒極了。伸手將他老婆推開。揮拳照准老婆的。身上便打。打了兩拳。還以為未足。立起身來。又對着老婆的腦袋上。跌了兩脚。慌得退立在房門口內。外邊的婢女僕婦等衆人。齊聲嚷請住手。急切中亦都忘記了主僕的名分。和忌諱畏怯。竟奮勇狂奔進來。扯勸不知戚駟的老婆性命如何。請待下回分解。

評曰

國人素迷信神權。故淫祠妖祀。幾于無地。箴有小之卜休咎。大且治疾病。坐令狡黠者藉此斂錢。愚昧者因以喪命。嗚乎。安得吉某復生于今日。仗龍泉以悉

除之乎。本回所紀足與韓昌黎原道一文爲桴鼓之應。誠有裨世風。啟迪民智之文字也。讀書至此。不禁爲之景然神往。

戚駟之所亟欲知者。在吉于雙方對己有無必得甘心之意。卽讀者亦均作此想也。迺作者故作疑雲。反射上文女刺客一事。竟言吉對戚已釋然。于亦雲游西南各省未歸。故作一頓。以迷讀者之目。實則作者寫于道姑遠行。業已隱然伏筆于斯。而讀者忽忽閱過。未之能識耳。

語云。要得家不和。娶個小老婆。觀于戚駟之妻妾勃豁。益足徵信斯諺之非虛。奉勸世人。切勿納妾。其各以戚爲戒。戚駟一見正室。不問情由。卽揮掌喝罵。雖係酒後。究不脫強盜本色。

前寫戚妻不欲尋究于氏所生女。已顯露其量小善妒。蓋預爲本文作楔也。文法如兵法。有先聲而後實者。此類是也。

第二十四回

很心辣手擊殺糟糠妻

撩雲撥雨誘惑朋友妾

話說戚駟因聽信兩妾的片面之言。逞着酒意。怒氣勃勃的奔進他老婆的房內去。正值他老婆在彼哭罵。故此戚駟格外氣急。走到面前。伸手便打。開口便罵。猛不防被老婆一頭撞倒。跌了一交。正如火上澆油。怒恨之下。遂將老婆推開。就地先打了兩拳。立起身來。又惡狠狠的踢了兩腳。正踢中在他老婆的腦門上。立刻將他老婆的天靈蓋踢破。腦漿迸裂。流將出來。可憐他老婆在地上只嚷叫得幾個啊吓。和罵得兩句寵妾辱妻的匹夫。狠心狗肺的強盜。即已僵臥在血泊子裏了。僕婦婢女們大驚。趕速搶步進前來。扯勸時。那裏還能來得及呢。戚駟經這一鬧。見老婆已被踢死。幾分酒意。這才醒了。僕婦婢女們見女主人已死。素知男主人的性格。乃是位殺人不眨眼的魔君。此刻誰敢多話饒舌呢。胆大的。還立在面前。聽候使喚。胆小

的早已脚下明白。悄悄退步出房。一溜煙的逃跑了。戚鵬酒意已醒。心中雖生懊悔。和記念夫妻的情分。但因人已死。事已變。只得把心一橫。特蠻到底。喝令僕婦們草草給死者辦理更衣。停屍在床。預備守棺木到來。即便入殮的手續。一面舉步出房。走往前面去。令僕人往壽衣鋪內去購買棺木。又命僕人往岳家去報喪。同時更令家下人等。照俗例辦理喪事。吩咐畢後。即又親去安慰兩妾。說已將正室一頓拳脚打死了。給您倆出了氣。使您倆稱心如意。以後總望您倆能和衷共濟。家庭夫婦間。方才能有樂趣。兩妾見說正室已被打死了。雖然出氣洩恨。遂了心意。究竟亦很吃驚。反都因此生了兔死狐悲的感想。覺得戚鵬爲人殘忍。凶惡太甚。以後自己兩人。倘如有何過失。或是違忤了他的意思。他偶爾發起脾氣來。豈不立刻都有生命危險麼。二人因這一想。遂都悽然憂懼起來。當時口中雖不明言。勉強假作笑容。謝過戚鵬。又愀然不樂的道。倘然死者的娘家人。得信趕來奔喪。鬧將起來。一齊都噴怪俺們那時俺們如何是好呢。戚鵬見二人不樂。忙又安慰過二人數句。末後竟拍着

胸脯道。人是俺打死了的。豈有反而害及您倆的理呢。您倆放心。那怕天大的事。都有俺一人担承呢。別說打死了自己的老婆。不怕岳家方面的人來鬧事。就是殺死了皇上家的公主。俺亦有本領反抗……戚老四說這幾句大言狠話。本是安慰兩妾之心的。那知他越說得凶狠胆大。越使兩妾心中生了畏懼。當面雖然都詐作安定快慰的模樣。等到戚駟因聽報老婆的娘家人。已得信號。哭着到來奔喪。爲表面關係。存心先禮後兵。故此只得撇下兩妾。親往莊院門口去迎接。接見了岳父岳母。內兄內弟等一班人。後讓到後面內宅裏去。戚駟不待衆人開口詢問。卽已先據實告訴衆人。說人死不能復生。此乃死者自己尋出來的事。故不能埋怨別人。現在人已死了。祇有多延請些僧道。在家多誦念幾卷經。拜兩回懺。超度超度亡魂。也就罷了。倘或您們心中有誰不樂意。不妨就此明言。俺們雙方較量。說罷喝令僕人去將他自己平時所使用的一把單刀。和一對短柄的護手虎頭鉤。一齊拿來。接過單刀。隨手向堂前地上一插。直插進半截在土地之內。高唱道。誰不樂意。誰就上來和俺

見個高下。他的岳父母內兄弟等一家男女老幼見他這般凶狠。明知難佔得着他的便宜。只得忍淚含悲。反以利顏悅色。溫言婉語回答他道。不錯人死不可復生。現在只好計議善後之事。您今日殺她。適才乃係一時之氣。被酒所亂。才發生這種慘禍。依情理而論。您決不會有殺害傷損她的心思。這是俺們大家所能測知的。不過死的死得太苦。您是她的丈夫。俺們現在不要求什麼別的。只要求您從厚殮殮。做滿了七七水陸道場的功德。超度亡魂。使她早得超升仙界。也就罷了。戚駟見岳家衆人被自己一嚇。一齊嚇得面容變色。馬上口齒謙和了幾倍。當然借此收料。立允照辦。于是伴引衆人哭到死者的床前去。衆人看見尸身。一齊悲從中來。啣嚔痛哭。戚駟至此。亦忍不住落下幾點淚來。略停一會。僕人已從外面將壽器購買好了。抬送到來。遂即擇時入殮。一面由戚駟着人往山上去。請福海派遣僧衆來唸誦經典。建設道場。福海在天齊廟內得知信息後。心中亦覺戚駟寵妾殺妻的行爲。太殘忍凶暴了。料想日後戚駟必無好果。或許禍事即在目前。自己寄居此。雖然身爲方丈。

終覺居于危險的地方不甚穩妥。殊與古人明哲保身的意思相背。不如趁早遠行脫離此地爲佳。免得日後日見戚駟身遇危難。如不救援。必被人譏誚爲太無義氣。倘或幫助。豈非飛蛾投火麼。因此仔細尋思。福海守智空等四僧。從山下誦經拜懺。畢後回廟。遂將本人之意。悄悄對四人說。勸戒四僧。務必衆善奉行。諸惡莫作。待本師下山後。即當絡繹下山遠行。以免在此捲入旋渦。四僧遂問師尊此去的目的。地所在。庶幾可以隨後追蹤尋來。福海道。本師之意。攜帶錢財。并沿途募勸些緣簿。前赴江南。即在南京棲霞山上。建一茅屋。清淨苦修。爾等如亦發願自甘清淨。可即追蹤前來。如不能苦修。即不必多勞往返。本師在前兩月。您們尙在陝西。未曾回來時。卽已勤思前過。懺悔舊非。發此誓願。但尙因塵念未能全消。故此一時不克決然。毅然。的馬上就走。直至今日。目睹戚老四手殺正室。寵嬖姬妾的事。才感覺此地危險。不可再居。更覺悟到塵海茫茫。雖至愛如夫妻。尙有殺機潛伏其間。何況其他一切。故此遂決定一本兩月前所發之願。動身前赴江南。您們能往則往。不必以一時

情感。勉強相從。但不過第一須要注意的。即是謹記勿以善小而勿爲。勿以惡小而爲之。兩句格言。無論真正出家。或是將來還俗。這兩句話總宜謹守勿懈。講到爾等的武藝。雖然都還可以。但是此次已在陝省被吉家的伯姪僧俗兩代。弄得殺羽而歸。雖幸不曾送命。究竟已如再生一樣了。應該由此知道。天下能人極多。到處皆有。本領高出己上之人。稍一不慎。胆大妄爲。立刻即可殺身喪命。本師因將遠行。思念與爾等數年相處之情。特意對爾等鄭重勸告。作爲臨別的贈言。希望爾等切記本師今晚的囑咐。不負本師此刻話別的一番苦心。更希望爾等不僅能躬自實行。并能秉此慈悲善心。廣爲勸戒人世間一切信善。同守此善心。共證善果。本師明日清晨動身下山。不去辭別戚屬。倘他隨後詢問。望你等代言回答。就說本師于今夜曾得夢兆。感受菩薩點化。離開此地。往五湖四海。三山五岳。去雲游採藥。修仙煉氣。不再回來了。四僧見師等陡然改變了往日的態度。真正應了昔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古話。不由亦一齊心中都感受到了善因。發生離此他適。從今行善事。勉爲善人。

絕不再犯釋門戒律。當時師徒們聚談了兩個更次。四僧方才退去。福海在方丈裏連夜將度牒鉢盂等物收拾好了。又將廟內歷年所積下的金銀提取了三分之一。打在包袱裏。天明之後改穿了行脚僧人的裝束。即便用禪杖挑起行李包袱。離廟下山。除去空圓靜能四僧隔夜知曉。和職司山門的一個殘疾老僧。親見方丈出外雲遊之外。別無他人知道。四僧當日下山到戚駟家中做齋。超荐戚駟的亡妻。只做得不曾曉得。并不對戚駟提起。直待至次日。又去誦經拜懺。才對戚駟說知。推托昨晚回廟進方丈去請安。才知方丈已走。戚老四聞言雖然訝異。但亦并不放在心上。即到廟內召聚全體僧人。宣佈其事。命大眾權且公推一人代理方丈。照舊維持一切。當時衆僧本公推的智空。智空堅辭不允。大家這才依次輪舉智圓。智圓亦不肯担任。如此逐一依序輪推。智能智靜兩僧亦不肯代理。末後才由衆僧公舉本廟的監院。兼任巡山職務的心善和尚代理方丈。將監院巡山兩職改推了兩名無職事的和尚補了缺。這才算將此事解決了。當時戚駟心中以爲智空等四僧如非謙虛客

氣。即係因爲代理不比實授。一旦福海回來。卽須交卸。等于五日的京兆尹。沒甚麼趣味。那知過了幾天。超荐亡妻的法事。尙未圓滿功德。智空等四僧。忽然同在一日。各帶了自己的財物。離廟下山。不知去向了。戚老四得信之後。這才心中大疑。仔細追問廟中的大小和尚。都不得要領。末後還是代理方丈的心善僧。告訴戚駟說。福海等師徒五人。皆因目見他打死正妻。寵愛兩妾一事。認爲手段太辣。心太殘忍。很毒。師徒們在背後議定。決計離去此地。另擇別處修行。所以福海走後。智空等四人都堅却不肯代理方丈。戚駟聞言心動。回想到往日夫妻的情愛。以及此次傷害她的性命。不禁悽然落淚。但因事已做錯。無法挽回。沒奈何只得訛錯到底。祇決計不將兩妾扶正。亦不再續娶。以暗示安慰亡妻之意罷了。是時戚駟因福海師徒五僧都已走了。所有莊上得力的數十名精壯漢子。以及各頭目等人。又已都往魏朝府中去當差。現在本人在家。竟可稱爲孤立無援了。因此不免心中稍憂。左思右想。爲暫濟目前。應急之計。只得權先將天齊廟內的和尚。挑選八名比較能精擅武藝的。

分爲日夜兩班，改穿了俗家裝束，到家中輪流值日，擔任防守保護，一面並將兩妾改居在隧道下面的住宅內，以防或有意外。那心善和尚，原係河南省內的一名獨脚大盜，因爲在河南犯的殺人越貨血案太多，立足不得，才逃到山東來投奔戚老四。戚老四因素慕他的名望胆略，遂將他留居在家，並介紹他和福海會見了。福海勸他削髮出家，以避風火。待日後風平浪靜，不妨再留髮還俗。心善依了福海的話，卽日剪去頭髮，做了和尚。福海因愛他的武藝，特任他做了巡山的和尚，以防或有什麼敵人上山，又恐他只任巡山職務，心中不樂，故此將他擢升爲監院，表示優異。心善自出家後，應了句俗語，叫做偷鷄的貓兒心不甘，依然不時往山下左近地方去，劫去錢財，奸淫婦女。不過比較戚老四的從奸亦殺，不從亦殺，略爲仁慈一些兒罷了。後來戚老四洗手，福海亦澈底懺悔，覺悟前非，力戒廟中僧衆，以後不許再犯搶劫奸殺等事。心善雖然答應，仍是陽奉陰違。福海只得謹飭四名徒弟，以身作則，做衆僧的表率。對於心善的作惡行爲，置之不聞不問。戚老四進京後，心善遂毫

無顧忌。勾引山下婦女。到廟內來住宿。福海當這時候。卽已動了離此他往之思。迨至戚駟寵妾殺妻。福海遂毅然遠行。心善遂做了代理方丈。因見戚老四感覺孤立。到廟內來挑選八名擅能武藝的精壯和尚。心善卽向戚老四討好。親自選派了八名和尚。往山下去應差輪值。並自告奮勇。願和戚老四分上下半夜輪流巡查山上山下。莊內莊外。與八僧呼應。戚老四見他肯如此帮忙。當然歡喜感謝。那知心善所以肯如此效勞的。並非爲了朋友義氣。真心竭力援助戚居士。實因心善在戚老四率領兩妾從北京回來時。他亦和別個和尚。同下山去迎晤戚駟。詢問起居。卽于是時。瞥見了戚老四的兩位新納如君心善本係個色鬼。一見兩妾的芳容。不由悠然爲之神往。如非戚駟本人在面前。幾乎顯露出本相來。由此後。心善遂不時偷空到戚駟家來。以訪會戚駟爲名。實則想乘機偷窺戚駟的兩妾。意欲由淺入深。漸通款曲。及至是時。戚駟調取和尚輪流值夜。心善遂趁勢自告奮勇。表示出他的爲朋友義氣來。戚駟心中很感激心善的義氣。却絲毫不曾覺察出心善的好詐來。心善自

從承攬下這個差使後。借此每夜必到戚駟兩妾的寓處來。好的他和戚駟約定。分爲上下半夜輪流值差。他料知戚駟往山上山下。莊內莊前各處去巡視。不在家中。他即偷空兒溜到戚駟的家內。和兩妾廝見。那兩妾本係京城內的名妓。素來洒落慣了。那裏受得了這種鄉村的居住生活。戚駟雖然喜愛風流。但是對於溫存體貼的心小性兒。却絲毫沒有。婦女們最喜愛的。就是漢子們能對於她們阿諛甘心。做小服低的恭維巴結她們。所潘驢鄧小閑五字訣中。小閑却佔了兩字地位。這心善雖亦係強盜出身。但是根本上却是一個破落戶子弟。在前未入綠林之時。專一喜愛拈花惹草。對於揣度婦人的心思。可奉女子的手腕。往時即素有研究。此刻戚駟的兩妾住居在鄉村上。正如鳥居籠中。非常的乏味。戚駟除去野蠻兩字而外。絕對不知溫存體貼。所以遂有了可乘的機會。被心善乘間鑽將進來。初則對兩妾眉目示意。後竟對兩妾明言挑逗。兩妾因爲恐懼戚駟很毒。所以相從到今。心中雖然快。並不敢稍存苟且不良的意思。自從心善每夕相見。竭力施用小閑兩字的手段。

儘量撩雲撥雨之後。兩人的心思。遂逐漸的被他挑逗得活動益甚。心猿意馬。把持不定起來。心善見兩妾在房內。露允可之意。言語間隱示不拒之情。料知倘如施行非禮。保可無虞。常言色膽的膽大。心善雖明知戚某非比尋常之輩。可以輕易惹得的。然而終因為女色所迷。日荒了心性。遂于一天晚間。壯了膽門子。潛由屋上溜進戚駟兩妾的臥房內來。和兩妾見面。兩妾在前幾夜。本住在地道下。住宅內。因連日一些兒也無有什麼險惡的風聲。真又改住到地面上。正宅內來。那兩妾一姓胡氏。一姓黃氏。胡氏住在東首上房內。黃氏住在西首上房內。心善連日進出。早已知道門徑。那晚心善由屋潛行先溜到胡氏房內。故意亦取出口短小鋒利的解腕尖刀來。威嚇胡氏。令她噤聲。一面即強行撲住。吹熄了燈亮。擁抱上床。胡氏本已連日和他調情得火熱。至是遂半推半就的一任其輕狂。心善既遂迫着胡氏。遂了偷香心願。便又赤身裸體的奔赴西首房間內。仍如前法。懾迫黃氏。成就了女字邊干。兩妾既和心善有了苟且之事。覺得心善極能熨貼。遇宛比戚駟強勝十倍。因此遂

至戀奸情熱竟嫌怨偷偷摸摸的不痛快起來私下計議雙方心意頗想設法擺佈了戚駟心善卽和兩妾遠走高飛悄悄還俗改業商賈做大長地久的恩愛夫妻三人意見相同遂商略如何下手擺佈戚老四的方法也是心善的惡貫滿盈戚駟的命不該絕胡黃兩氏與心善私通的事恰巧于三人定計做倒戚老四之時被戚老四瞧出了破綻察得了奸情心善遂被戚老四預先下手結果了性命究竟雙方火併的詳情如何胡黃兩妾的性命如何請待下回分解。

評曰

個

古人糟糠之妻且不下堂。思阿因寵嬖姬妾拳足交加以殺之乎。書曰很心辣手誠稿論也。噫嘻。讀書居籍。吾不禁爲夫妻之綱常憂。更爲情愛二字嘆焉。今世夫婦動輒離婚。敵棄。情愛其破裂之易。乃至于斯極。然猶較因奸情而害本夫戀外竈而殺。臣子攀小星而死正室者爲賢也。觀于戚老四之甫攜兩妾歸家。卽已演殺妻慘劇。足與要得家不和。討個小老婆之諺相證明。世固不

乏納妾者。吾不知其見戚駟之事。作何感想也。

心善原爲強盜。誘惑胡黃兩氏。固不足責。惟世之號稱曾受高深教育者。亦因色而賣其友。奸佔友妻。甚且害友之命。是誠名爲社會上高等人士。而實則與強盜無異也。嗟乎。準是以推。世固遍地皆荆棘矣。君子觀于心善奸胡黃而擬設計殺戚駟一事。有不禁爲世道人心憂者。嗚呼。小人之朋。其害也如此。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四僧邀到客廳上去同飲一面又親往內宅裏去察看心善是否在那裏不在又恐四僧所說的內宅乃係本人現在夜間住宿的所在。故于未往內宅前。先回到本人目下居處的臥室內去探望。不見心善在內。詢問侍僕。心善方丈可曾來過沒有。侍僕回稱未來。這才前往內宅查看。才跨進內宅的天井。已聽得胡黃兩氏和心善房中的笑語之聲。不由心中一愕。暗忖他來找俺談心。却怎麼反在此地和俺的內眷們說話呢。一面心中犯疑。一面脚下已提起放輕。輕了許多。躡着足步兒。潛行到簷下窗口邊。舔破了窗櫺紙。就窗眼見裏向內張望。却見心善坐在正中。胡氏坐在左邊。黃氏坐在右邊。三人各據住臨窗口四仙小方桌的一面。眉來眼去的說笑着。桌上放着幾色精饌的菜餚。碗碟杯筷酒壺等項。只見胡氏執壺。心善斟酒。心善一口氣飲乾了。黃氏奪過酒壺去。亦給心善篩滿了一盃。笑道。您既喝了她的。亦應喝乾俺的。才見半斤八兩。扯得平均。不分高下。心善忙執盃在手。笑道。二下添作五。二五成一十。貧僧向來絕不稍存一些兒彼此的。您又何必多心呢。假使她已篩酒給

貧僧喝了。您即不篩酒，貧僧亦定必要您照樣篩一盃的。何況尙係您自己學樣篩的呢？貧僧怎敢不領您的情哩。說罷，使媚眼向黃氏瞟了一眼，微微兒的一笑。那種儂薄輕佻的樣兒，看在戚老四的目中，一股酸氣，那還能按捺得下。不由三尸神暴躁，七竅內生煙，恨不得立即衝將進去。一刀兩段，將心善剝成肉泥，伸手一摸腰間，並未佩掛寶劍短刀等兵器。因此尋思，不如轉身往前面自己現在住宿的臥房內去，拿自己使用的兵器再回進裏面來。砍殺心善，邊想邊輕移足步，往前面臥房內便走。一口氣跑往自己宿舍內，從壁上摘下一把單刀來，轉身才待舉步，忽然又轉念道：這禿驢雖然可惡，但究竟不過只被俺看見在房內喝酒談笑，尙未被俺看見。他們在床上長枕大被的情形，倘如俺即以此刻的狀況，責怪他們，這賊禿或許還可強辯。也許俺殺了他，被天齊廟內衆僧，不明白內情的，代他叫屈喊冤。俺不如稍忍須臾，待他的真憑實據，給俺拿着了。然後再明正其罪的，將他當衆殺死，使他死而無怨也。好堵塞了江湖上及綠林中人的嘴……戚老四轉念到此，遂嘆了口氣。

回身仍將單刀掛在壁上，步趨向前面客廳上去。陪伴那八名利尚飲酒用菜，首先從侍候在席傍的從僕人手中取過壺來，親自給八僧篩酒，開言表示慰勞。八僧連日辛苦，道謝八僧交情義氣，接連着敬過八僧各人三杯之後，這才將壺交給僕人行酒。八僧執盃道謝主人。賓主齊飲乾，照過杯。八僧亦從僕人手中取過酒壺，更番行酒。各回敬過戚駟，這才將壺交與僕人。主客們淺斟低酌，慢慢兒的飲酒用菜。邊啖邊于席間談笑。八僧因戚駟今夜此席虛着左邊首座，本係奉請心善方丈的。不料戚駟往後面去走了一遭，並未將這位特客心善邀來，即讓大家請用上菜添酒。與衆舉箸飲啖。那左首的第一座兀自空着。戚駟並未宣佈心善還來不來入席。亦不提他在不在後面。故此八僧雖然吃喝談笑着，卻都對心善不來與衆共飲的現狀，滿腹懷疑。起初大眾見戚駟從後面出來時的面色不佳，不敢多事饒舌。啓口請問。及至大家都已喝有好幾盃酒入胃之後，遂都忘記了忌諱。忍耐不住起來。當由一個法名喚做清心的，首先啓問道。戚檀越，心善師怎麼到此刻還未

來呢。莫非您老在事前並未預先邀他也和貧僧等衆人一樣。故此他並不曉得您老奉請他麼。他才在各處巡查時。說係往您住宅內會您談心。大約他往您住處去時。正值您往各處去迎接貧僧等衆人。以致彼此不曾會得着。兩下不照面。他因未見着您。遂回廟內去了麼。不知戚施主可曾另差貴价往廟內去邀心善師麼。如未邀他還好。倘如邀他的。特客尙未來。菜已被俺們吃得差不多啦。雖然他不嗔怪俺們。俺們却有佔了他。未免自覺難爲情……戚老四來和衆僧飲啖。本係勉強忍耐着的。此刻酒入忿懣之腸。陡被清心和尙一問。好比針刺刀割。非常難受。因此不待說完。卽已接口冷笑道。清心師。您快住口。休得再問這個畜牲。俺把他當知己朋友看待。所以和他混去痕跡。開門揖盜。一任他不分內外。進出俺的內宅。不料這畜牲法名雖喚做心善。比萬惡狠毒的惡心。還要勝過百倍。他竟敢乘着空閑。偷俺的冷不防。逐日勾引俺的兩個小妾。竭力使用他的誘惑婦女伎倆。俺居然被這畜牲蒙在鼓裏。一些兒也不知道。俺還把他當做好人。今夜特地整潔酒席。款待各位和

他並舉他坐首席。俺適才親往後面去尋他時，他却敢居然在俺的內宅上房裏，和俺的兩妾談笑飲酒。俺在天井內聞得這廝的聲音，從窗眼內張望，看得明白。本擬冲進房去，立刻將這廝揮爲兩段，斬成肉醬的。實因恐各位大和尚在此久等，嗔怪俺失禮，並恐各位不明真相，疑心俺假借題目，故意誣栽了他。所以才忍氣回到前面來，招待各位，借此畧示寬大。姑且放他一馬，預備向各位即席言明，以免隨後俺砍翻了這廝時，各位疑心俺是火併了他的……戚老四愈說愈恨，說到砍翻了這廝時，不禁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陡然起身離座，除下頭巾，脫去長衣，繫了緊束腰，拔了拔靴子，對衆僧道：各位姑請自用幾杯，待俺去砍了這廝，剗出這廝的狼心狗肺來。用油炸了，端上席來，給各位下酒。以出俺此刻胸中的惡氣。說罷，移步向後面就走。八僧聞言，睹狀一齊大駭。真所謂欲勸不能，不勸不可。事出兩難，情難坐勢。因此大家只得同時離席，齊追隨在戚駟身後。邊追邊由清心開口喚喚戚施主。彼此多年朋友，有話好說，且請暫息雷霆之怒。從寬發落此事。戚駟見八僧齊從身後

追隨進來。且又高聲嚷叫。八僧因爲輪值巡查之故。腰間本都各跨着一口戒刀。戚駟見了。不由一時錯會了意。以爲八僧和心善的交情厚。關係深。所以才從後追來。故意大聲呼喚。使得心善在後面聽得。好作準備。和自己對抗。或者溜之大吉。他們大家好帮着方丈說話。怪自己無風起浪。存心誣陷。倘如心善不走。和自己對敵。他們好各亮出刀來。以武力調停。甚或竟幫助心善。合力來圍攻自己。因爲心中一疑。不禁勃然大怒。遷怒到八僧身上。立定脚跟。回頭厲聲喝問道。各位緊緊從後追來。是何居心。莫非想帮着那個人面獸心的孽畜。合力來對付俺麼。果真如此。即請明言。俺姓戚的。如說一句沒種的話。稍有懼怯退避時。便非堂堂七尺身軀的好漢子。從此永遠不在人世間偷生苟活。八僧見他聲色俱厲。惡狠狠的。竟有對衆人廝殺的神氣。知道他是錯會了意。唬得齊將脚步止住。仍由清心開言道。戚施主請勿見疑。貧僧等追來。決不敢稍存徧袒誰人之意。乃係仰求戚施主姑且看在貧僧等衆人薄面上。暫時息怒。徐徐調查事實。可恕則恕。不可恕再作計較。戚老四聽罷冷

笑道：已經俺親目所睹，事實分明，還用得着什麼徐徐調查，好佔朋友之妾。一箭雙鵰，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此而可想，何事不可想！還有什麼商量計較可言麼？各位既說決不徧袒何方，俺非常贊成。就請各位立在此地，看俺進後面去，砍下那目無朋友、腹無心肝的賊子腦袋來，說罷，邁步疾向自己宿舍內跑去。從牆上摘下那口單刀，急急撲奔到後面內宅上房裏去……看官，原來戚駟自從福海等師徒五衆去擊池一時，神經過敏，疑心五人定必在暗中得到了什麼不好的消息，深恐在此遭料，竟因此露了馬脚，唬得悄悄的不辭而別。因這一疑，遂立時相驚怕有，趕緊的宣僧跑到臥房內，從牆上摘輪流巡查。由自己和心善兩人率領，他因隄防有何人來，兩氏正和心善交杯換盞，低揮衆僧巡夜便利起見，所以自己暫時移居到前面房無量。鵲巢鳩占，其樂陶陶，萬想不到巡查辛苦，總得睡至午後未申時分才起。偷輪值撲進房來，說時遲，那時疾，戚駟跑進內罕起，偷輪值在下半夜，簡山全夜無眠，因爲在房門邊侍候的婢女春蘭，本係胡氏的心腹，在心上，且非有事，輕易不進內宅裏。

追隨進來。且又高聲嚷叫。八僧因爲輪值巡查怠憚的停眠整宿。那心善和尚自從駟兒了。不由一時錯會了意。以爲八僧娶妻的事。每日至戚駟家中走動。繼則借效故意大聲呼喚。使得心善在後迎之交。由此遂得乘空偷冷。陽借會晤戚駟之名。陰大家好帮着方丈說話。怪自本屬水性楊花的淫蕩婦人。自從戚駟注意防護。移宿們好各亮出刀來。以武力壅閼寂寞。冷清清地難受起來。恰巧心善來向她倆竭力疑。不禁勃然大怒。遷給她倆消愁解悶。當然兩下裏一拍即合。浪子姦娃。各遂心願。諛。夜心善因在白天裏乘戚駟在前面睡覺。潛溜進內宅裏。和兩妾恣情調笑。商量好擺佈戚駟的計策。預備由胡黃兩氏。在明夜戚駟輪值上半夜。下半夜無事休息的機會。偕往前面去見戚駟。將戚駟勸到後面來住宿。並在房內備好酒菜。請戚駟享用。戚駟往日本係個採花賊。對於女色一事。本係有癖好的。料定彼時被兩妾一勸。必然魂醉骨酥。隨進內宅來住宿。憑着兩妾往日對付客人的慣技。加倍賣力。對戚駟使用出來。戚駟定必爲二人所迷。懽醉了戚駟。本不怎麼爲難。心善猶恐不全。

美。又將本人往年使用未完的蒙汗藥，于當夜拿來，交給胡黃兩氏，命她倆明夜放在酒菜內，使戚駟被藥麻倒，任憑他們如何擺佈，皆可爲所欲爲。當時他因送藥給兩妾，太性急要緊了些，所以不待到下半夜，即便大膽溜到內宅裏來。本來他千輪值巡夜時，不去巡夜，却到內宅與兩妾幽會，俾得全夜停眠整宿的，已非一次。絕未破露過，所以他的胆門子也就隨之而大了。他這夜做夢也不會想到，戚駟會忽然整治酒席款待他及衆僧，感謝他們九名和尚，所以絕未防備。真也太大意了些，不料竟因此露了馬脚，被戚駟潛來窗外，看了個清清楚楚……當時戚駟喝止住衆僧，跑到臥房內，從牆上摘下那口單刀，疾速撲奔到後面內宅上房裏去。其時黃胡兩氏正和心善交杯換盞，低酌淺斟的飲啖着，心善和尚左右顧盼，二美伴食，艷福無量。鵲巢鳩占，其樂陶陶，萬想不到戚駟會突然如飛將軍從天而降，挺着單刀，直撲進房來。說時遲，那時疾，戚駟跑進內宅的堂前，掀起房門門帘，一腳踏進房內，立在房門邊侍候的婢女春蘭，本係胡氏的心腹小環，陡見主人手執明亮亮的鋼刀。

殺氣騰騰。威風凜凜的撲進房來。不由大驚失色。倉猝間忘却了危險。高聲大呼道。哎呀。娘留心着。爺來了呢。快些躲避了吧。春蘭這麼一嚷。戚駟正在怒氣勃發之際。猛聽她給奸夫淫婦等三人放龍吃水。分明係立在房門邊給三人充當把風的差使。這口惡氣。焉能嚥得下肚。不禁勃然大怒。喝罵一聲賤婢。看你不出。雖只小小的年紀。居然亦敢欺心賣主。待俺將你的腦袋砍下來。給一班刁奴賣主的狗才賤人們。作一榜樣。喝罵聲未畢。早已順手一把。將春蘭揪住。掄刀一剝。將春蘭的半個頭顱連頸肩胛。一齊剝落在地。平板上。可憐那丫環。因為衛護她的主人。多言只喚了兩句。竟將她自己的一條性命。斷送在這幾句嚷叫上。連自己臨死。唬得一句啊呀。都不及嚷喚出來。即已被殺死在房門口。倒臥在血泊子裏。哪經這一番春蘭嚷叫。戚駟喝罵。以及戚駟手起刀落。春蘭被殺身亡。早已將心善及胡黃兩氏三人。聞聲看見。各吃了一大嚇。驚得慌忙將杯筷推開。離坐而起。急速躲避奔逃。究竟三人的性命如何。請待下回細詳。

第二十六回

血染黃沙貪淫果報

火燬蕭寺窮兇行藏

話說胡黃兩氏陡見本夫惡很很怒赫赫的撲奔進房來。鋼刀揮處。春蘭已被剝死在房門內地平板上。聞聲見狀。早已都嚇得魂不附體。慌忙抖戰着推開篋杯。起身離坐。急速往傍躲閃。同時心善和尚。早已吃一大驚。唬出一身冷汗。將適才喝下咽喉去的酒。亦嚇得警覺了。心善雖然武藝亦頗高強。往年亦曾做過獨脚大盜。倘當真和戚駟校手。原亦可對抗抵敵。怎奈此時心善做賊情虛。自知理短。遂致氣餒了許多。當時被這一嚇。嚇醒了酒意。倉卒間竟一時慌得無所措手足起來。立刻不知該如何應付。方才可以抵敵。在這當兒。說時緩。那時快。戚駟剝死了春蘭。撲通放倒了她的尸首。怪叫一聲。狼心狗肺的衣冠禽獸。俺戚四爺將你這禿驢錯當作好人看待。以爲您是個朋友。不料您却居然敢擅入俺的內宅。勾引奸污俺的內眷。

記載之故事。廣爲傳說。庶幾借善惡果報之說。以警世人之心。而挽淫蕩之末俗。則庶乎爲不負作者之婆心已。果若此。吾知作者必欣然引領曰。企予望之。

第二十六回

血染黃沙貪淫果報

火燬蕭寺窮兇行藏

話說胡黃兩氏陡見本夫惡很很怒赫赫的撲奔進房來。鋼刀揮處。春蘭已被剝死在房門內地平板上。聞聲見狀。早已都嚇得魂不附體。慌忙抖戰着推開篋杯。起身離坐。急速往傍躲閃。同時心善和尚。早已吃一大驚。唬出一身冷汗。將適才喝下咽喉去的酒。亦嚇得警覺了。心善雖然武藝亦頗高強。往年亦曾做過獨脚大盜。偷當真和戚駟校手。原亦可對抗抵敵。怎奈此時心善做賊情虛。自知理短。遂致氣餒了許多。當時被這一嚇。嚇醒了酒意。倉卒間竟一時慌得無所措手足起來。立刻不知該如何應付。方才可以抵敵。在這當兒。說時緩。那時快。戚駟剝死了春蘭。撲通放倒了她的尸首。怪叫一聲。狼心狗肺的衣冠禽獸。俺戚四爺將你這禿驢錯當作好人看待。以爲您是個朋友。不料您却居然敢擅入俺的內宅。勾引奸污俺的內眷。

好個無恥的忘八羔子。照刀喝罵着直撲到心善面前。劈面一刀砍去。心善急忙側身閃讓。到此性命關頭。慌得一時亂了主意。祇有急急閃身躲讓的本領。他雖然是在上半夜輪值巡查。腰間原帶有一口戒刀。却因嚇慌了。忘記了腰間亦有兵器。祇管一味的赤手空拳抵禦。情勢非常迫切。却喜那黃氏機靈。雖在急迫之時。居然亦能急中生智。冷眼傍觀。見和尚有刀不知道用。遂嬌顫着聲音。點醒他道。腰間佩掛的。不是一口戒刀麼。本係佩帶在身邊保衛自己的兵器。爲何此時反不知道用呢。難道是戲台上唱戲的武行戲班子。使用的乃係木頭做的假兵器不成。編者按。戲子用真刀真槍。在台上打武。係在清末。由武生何月山演塔子溝鐵公鷄等劇時作俑。其後始有人效尤仿行。在前梨園子弟。絕無用真刀真槍上台者。清季且然。更何論明末時代乎。故書中作如此云云。特附注于此。以免受不知梨園掌故者指摘。兼爲本書證實其時代性。……黃氏這幾句話一說出口。心善遂陡然被她提醒了。不由精神一振。伸手從腰間將佩掛着的一口倭鐵打就的戒刀。亮出鞘來。迎

着戚駟格鬥廝殺。兩下刀光閃爍，刀聲颯颯，在房內拚命價往還交鋒。胡黃兩氏從小兒在娼寮內長大。那曾見過這種陣仗。兒早已唬得玉容失色，遍體篩糠也似的。躲身立在床頭前，衣厨側戰栗戚駟和心善鬥有幾個回合。邊鬪邊腹中尋思。戚四兒既已窺破了祕密，持刀進來捉姦。此處乃係他的內宅，當然喚齊他的家下男女人等。到來帮忙助戰。況且他的住宅內外各屋上下，全都安設着機關埋伏。常言好漢難敵四手，何況他本人的武藝。本就難于應付呢。萬一足下稍微大意，誤踏着了機關消息。或是他家下的男女人等，齊來幫助廝殺。俺定必難討便宜。與其戀戰失着，不如趁早逃跑，免被他傷害了性命。想到此，遂即脚下明白。故意賣個破綻，使戚駟向他撲來。他即側身讓過，颯一聲騰身躍起。高高兒的從戚駟頭頂上凌空躍下。直竄縱出房門外去。脚一點地，略不稍停。即已疾如鷹隼，速如脫兔般逃出的窗外簷口。即從天井裏翻身上屋。戚駟一刀砍撲了空，猛然見心善從頂上逃跑出房。急忙扭轉身體，拔脚追出房門。緊緊的追出簷口。見心善已上

飛身縱上屋去。大叫賊禿往那裏走。俺今夜如不將你這忘恩負義欺心驢，砍劈成數段，誓不爲人。邊嚷邊騰身連縱帶跳，緊緊向心善追趕。兩人一如流星趕月般在屋上竄房越脊，奔跑縱跳着一逃一追。戚駟在鳳翔練武時，將高來高去的本領練成出人頭地，由鳳翔回來，一路行竊採花，劫搶做案，全仗高來高去的飛簷走壁能爲。及至在此倚山傍水的形勢險惡去處，建立寨柵築造莊院，蓋砌廟宇之後，他每天往來山上山下，練習陸地飛行及爬山越嶺的足力腿勁。時日既久，本領遂格外精進。心善雖然足功腿勁，速率亦頗不弱，但因此時理短情虛，心慌意亂，足下又隄防着恐怕誤踏了埋伏消息，無意中遂遲慢了許多。不曾越縱得幾進房屋，將要逃至莊院後身，臨近上山的所在，已被戚駟從後面追趕着了。心善匆促間難于逃遁，索興回轉身，迎住戚駟，死命相撲。兩下一場很鬥，心善雖和戚駟拚命相搏，究竟心中總以逃跑存想，故此邊鬥邊留意逃跑的去路。因之遂不免分了神。那戚駟含着滿懷的忿懣，恨不能立即將心善生吞下肚，活剝抽筋。

方才快活故此愈殺愈勇。手中的那口單刀如雪片般向心善砍來。在月光下照耀着。只見片片寒光。晶瑩雪亮。耀得心善幾乎眼花。加上戚駟的刀法。係從吉天相學來。本有神出鬼沒的妙處。此時又鼓着勇氣。含着怒恨。直使得那口刀上下翻飛。前後左右不住跳躍。閃展騰挪。一刀緊一刀。一手緊一手。初時心善還能殺得個不分高低。後來廝殺久了。戚駟的刀法愈緊。精神氣力又有增無減。心善被他逼着。竟至只能招架。不及還手。自知再戰下去。定必被擒受辱。遂即賣個破綻。觀空跳出圈外。疾速逃跑。跑到屋脊後。簷跳下地去。往山上荒徑小路。樹林深處飛跑。戚駟深恐被他逃入樹林。難于追獲。廝殺遂奮身騰躍。竭力連接着墊足跳縱了幾縱。已超越到心善的前面。返身阻住了心善的去路。心善正待側身往斜刺裏落荒逃走。早見戚駟跳身過來。揮舞單刀。如同雪片般向心善砍殺。心善勢難逃走。只得回身招架。戚駟乘此機會。急將刀法變換。改使出一路滾刀法來。專取心善的下部。滾來滾去。將心善四面圈住。使他脫逃不得。身手迅疾。使他招架維難。更談不到還手兩字。心善

竭盡生平武藝。使盡渾身氣力。祇能勉強抵敵。招架了幾個照面。漸漸的力盡氣喘。招架不住。急于偷空覓路逃走。怎奈又一時毫無破綻。戚駟見他抵敵不住。心中大喜。精神更振。氣力倍增。奮起威武。猛喝一聲賊禿照刀。即使刀尖見向着心善的小腹上。拚力一戮。心善待退步避讓。用刀遮架時。那裏還來得及。早已被戚駟的單刀刺進了小腹。順手往上一送一翻手腕。使刀尖在心善的腹中一絞。往下一落。往回一縮。又向前一送。心善口中啊吓連聲。足下站立不定。早已仰面跌倒在地。腹中的大小腸都被單刀拖帶了出來。血濺滿地。雙足伸縮了幾下。口中哼了兩遍。已是魂歸地府了。戚駟抽回單刀。趕緊使鯉魚打挺。從地下飛躍出丈外。以免被那小腹內的鮮血冲射到。門上來。躍出丈外。回身又走至心善面前。看時。業已斷了氣啦。戚駟心中恨猶未消。趁勢信手一刀。將心善的光頭。砍落下來。提起耳朵。拾着。回到莊院後身。屋簷下。飛身上屋。逕奔赴前面內宅的屋上。跳下天井。奔進上房。看時。春蘭的尸首兀自躺在血泊子裏。那四仙小方桌上的殘餘酒菜。仍舊擺列着。房中空寂。

寂的闕無一人回身撲奔進對面房內亦空無人影料知黃胡兩氏定已都趁空逃跑了。遂往前進走去連走了兩進房屋仍無一人。心下不由奇怪。遂逕奔到前進客廳上去看時。剩酒殘餚。仍舊安放在席上。那八名和尚連同在傍伺候的僕人一齊都不知去向了。不由格外詫異。急往別屋內去查看。直走進左首配屋第三進內。方才看見地下橫七豎八。躺滿了許多男女。心中驚疑。再定睛看時。原來都是些尸首。和負着重傷。流血不止。只能啊吓呼痛。不能勉強說話的半死人。戚駟這一驚非同小可。忙將那些死傷的男女。逐一察看。看了半晌。方才尋着一個傷勢較輕。尙能忍痛開口的莊漢。遂問他何以大家遭此意外。是受誰的暗算。那莊漢展目認明是主人問話。才忍痛回答道。莊主追趕方丈和尚去後。二位姨太太即便趕緊往前進逃走。正遇見在前進飲酒的八名僧人。內中有一位法名清心的。攔阻了二位姨太太。問後面的事。二位姨太太叩頭哀求衆僧救命。各僧因爲莊主適才聲色俱厲的痛責過他們。大家心中懷恨。遂由清心領頭。說心善師被戚某追趕下去。生死未卜。勝

負難明。俺們和心善師同爲出家人。佛門弟子自應幫助佛門弟子。俺們與其看心善師被戚某窮辱。不如暗助心善師一臂之力。將戚某家下的男女人口。一齊驅往傍邊配房內去。斬盡殺絕。放心善師的兩位愛人逃走。倘如心善師勝了。俺們總算幫了他的忙。顧全了交情義氣。心善師如或敗了。或竟遭逢了不幸。俺們總算給他報了一半仇恨。清心說罷。大家贊成。遂卽分頭往前面各進房屋內。將俺們一齊驅至此地來。凡是睡在床上的。卽就地殺死在床上。尙未睡覺的。便一齊被驅至此地。後再行動手。他們將俺們斬殺後。原擬放火的。因聽得屋上瓦響。恐莊主得勝回來。反而不妙。所以大家不待將事辦完。遂又忽然速卽回身跑了。戚駟聽罷。不由心中氣恨忿怒。一時交集。本立了好一會。不知不覺的將手中那顆血淋淋地光頭拋棄在地上。良久良久。方才回復了知覺。心忖這班賊禿。好很心腸。他們既都不仁。俺又何必義氣。他們居然都欲放火焚燒俺的房屋。使俺無家可歸。俺又何若不將廟宇燒去。或是盡將他們驅逐。使他們無廟可歸呢。想到此。遂提着單刀。回身出屋。縱上

屋去撲奔山上。追尋清心等八僧報仇。剛走出莊院後身。奔到半山腰裏。走從一所樹林面前經過。猛聽得一聲唵。從林內飛出幾宗暗器。直向戚駟身上打來。戚駟走到林外。心中正自狐疑。忖念清心等衆僧或許埋伏在此林內等候。耳邊聽得唵暗聲音。已驚駭留神。聞得腦後風響。知是暗器打來。急忙將身體一矮。就地睡倒。滾向林邊樹根前翻身立起。挺刀縱進林內去。此時月光皎潔明亮。照耀得林內甚是清晰。戚駟進了樹林。四下一望。並不見有一個人影兒。知道定是躲在樹身後。面被樹遮住。看不清楚。便運起身。上硬功。以防衆僧的暗器。這才急速往各樹後面去。張望搜尋。正在此時。唵暗聲又響。石子。鋼鏢。袖箭。彈丸等各種暗器。應聲如雨點般從上面飛來。戚駟忙舞動單刀。盤頭蓋頂的護住身體。將各種暗器齊遮。隔打落在地下。叮叮噹噹一陣響聲。住後。戚駟才收住了刀勢。抬頭向各樹頂上觀看。邊仰視樹頂。邊喝罵道。不怕害燥的狐羣狗黨。躲在樹林內。希圖用暗器傷人。已經都不光明。了。且又縮着頭。像烏龜般躲在壳內。不敢跳下樹來廝殺。真正太不值價。毫無種氣。

是稍有漢子氣味的，趕快跳下樹來，拚一個您死我活。邊罵邊看出那面幾株大樹頂上爬伏着好幾個人影子。此時心中怨恨已極，遂鼓着勇氣，先跑到一株大樹面前。使用寒雀登梅的姿勢，身飛躍上樹枝。說也湊巧，戚駟躍身上的那根樹枝兒，恰巧是一根枯枝。怎麼經受得起他的身體氣力，只聽得格喳一聲響。那枯枝兒齊着丫叉，已被折斷。連人帶枝一齊跌落下來。正躓跌在凸出上面的粗樹根上。饒你戚駟的武藝高強，硬功絕頂。至此被這一跌，亦難免手足受傷。身體被枯枝樹兒絆着，跌倒在地。馬上不能就爬起身來。戚駟猛然跌下，不由着惊，正忍痛急擬爬起。那預伏在各樹上的衆僧，一齊大喜。不約而同的齊從樹上跳下來。各執戒刀，撲奔到戚駟面前。掄刀齊往下砍。戚駟大驚，急將身體儘力掙脫了樹枝。火速就地一滾，讓過了刀鋒。隨即趁勢就地將生平的絕藝，適才戰勝殺死心善和尚所使的一路滾刀，對衆僧施展開來。各僧都以爲他已受傷，又恃仗人多，故此頗爲膽壯。不料趕到面前，刀都砍落了空。反被戚駟使出一路滾刀來。將衆僧裹住身體。逃退不能。不多一

落荒逃走。老實的卻仍舊和戚駟死拚。戚駟抖擻精神，奮勇大喝一聲，一刀揮去，殺死了一名。轉過身來，又搗翻了一個。尚有一僧唬得拔足飛逃。剛跑得五六步，被戚駟追到身後，一刀直從後心穿過了前胸，撲身栽倒在地。戚駟抽收回了單刀，見有兩僧分向左右兩面穿林繞樹逃走。遂即飛步躍身先向左邊那僧追去。那僧猛回頭，見戚駟追來，唬了一跳，急速向前奔逃。不由心慌意亂，腳在樹根上一絆，身體向前一栽，頭正撞在樹身上，撞得頭昏眼花，耳膜被震得雷鳴，目瞳被震得發火。因這麼一遲延，耽擱已被戚駟趕上。手起刀落，劈成兩半。戚駟將向左邊逃跑的一個劈死。後略不稍停，急速抽身往那向右邊逃跑的和尚追趕。那和尚陡見戚駟趕來，猛吃一惊。因屢次回顧，見同伴已有六名被殺。此時竟致嚇昏了，不往前跑，反而回身往斜刺裏逃走。正好和戚駟相值，被戚駟大喝一聲，迎面一刀砍下，連肩帶臂，劈落下來，倒在地上。戚駟既將衆僧都砍殺了，留神一看，這才覺得祇共有七名。那首要

的敵人清心和尙。卻不在其內。不由心中發毛。回頭一望山下莊院。安然無恙。尋思衆僧既都埋伏在此。因何獨有他不見呢。莫非他溜往廟內去了麼。反正俺對廟內衆僧。已無有什麼絲毫感情可言。存心就上山去解散他們的。現在姑且不論他是。否在不在廟內。俺且往廟中去一遭再說。想罷。遂舉步往山上奔去。剛走出樹林。抬頭猛見山上火光大起。刮雜劈拍的聲響。連珠價如暴豆般響震起來。那依着山勢建築的一座天齊廟。前後上下各間屋宇。各屋同時已都起火。接着便聽得山上哄然人震一聲。震得山鳴谷應。威駟目光銳利。早已看見是天齊廟內大殿的正樑。崩倒了下來。所以才有此響聲。威駟尋思山上房屋既已放火燒了。這條路上既不見一個人走下來。廟內的和尙。定係從後山小路。走下山去了。然則定係被燒死在廟內哪。俺與其在此發呆。何不繞往後山小路上去一望呢。想定。遂即移步改向後山繞去。披荆撥艸。繞樹穿林。不多會已來到後山小路上。抬頭向上一望。依然火光燭天。煙霧迷漫。坍塌倒牆。棟折樑崩。炎炎火勢。兀自火燒着。未曾稍減。並無半個人影。

兒從上面走下來。往山下看時。月光下亦絕無半個人影兒。心中好生奇詫。暗忖。真怪極了。難道火非人放。乃係無意間失慎所致。那許多和尚。都葬身在火窟內麼。因這麼一尋思。忽然想起一事。蹀足自恨道。唉。俺好糊塗。真正叫做當局者迷。啊。邊白語着。邊舉步如飛般。跑上山去。繞越過火場。超至前山大路上。急速飛奔下山。逕跑到莊院後身。飛躍上屋。急向前面跑到簷口。跳將下去。奔進內宅上房一看。只見箱籠櫥櫃等已被刀劈破了。倒翻得烏亂。不由大吃一驚。呆立在房內發愣。欲知畢竟如何。請待下回分解。

評曰

本回寫戚老四因美色而啓之禍端。咄咄逼人。紙上如見鬼氣。足令閱者寒心碎膽。而驚詫其事之奇。情文並勝。允嘆觀止。

戚之家人男女被殺。從莊漢口中述出。天齊廟被焚。從目中看出。寫法不同。而咸具生龍活虎之致。

七僧均死。而清心獨逃。廟宇被焚。而莊院無恙。情事均出人意料。寫來如火如荼。設想佈局。無一不奇。尤稱才大心細。

第二十七回

鳳去台空人如黃鶴

路斷徑剪鬼現無常

話說戚駟奔進內宅上房，一見箱毀櫥破，倒翻得烏亂，不由驚呆得立在房中發怔。……看官，你道是怎麼回事。原來那清心和尙，本和心善是拜過把子的盟兄弟，心善漏了網，投奔到天齊廟後，清心亦正因犯事，無處可以投奔，得悉心善已削髮爲僧，在戚駟這裏安身，遂亦將頭髮剃去，做了和尙，取名清心，投奔到天齊廟來。會見心善，由心善引見，給他介紹了福海，再由福海引見，會晤過廟主戚駟，即在廟內住下了。心善平時在廟中所行爲的惡事，清心亦多所襄贊，心善代理方丈時，清心遂向心善獻計，擬鼓動戚駟，暗藉兩魏力量，大幹一番驚人事業，索興成則爲王，敗則爲寇。又因見心善在談話中，頗顯露出愛悅胡黃兩氏的姿色之意，遂又獻計給心善，勸他設計火併了戚駟，乘機佔奪了他的兩妾，及所有的產業，並定計待至

戚駟被殺之後，再往京城內去見兩魏。詐作係奉了戚駟之命，特地進京見他倆，領取款項。回來作種種費用的。兩魏必然不察，信以爲真。將款項交付給俺們。那時俺們既佔得戚駟的產業，又騙得兩魏的款項，豈非一舉兩得麼？心善聞計大喜。當會和清心約定，如果火併了戚駟，彼此平分戚駟的財產，各佔一妾。兩人計議停妥後，暗用拈鬮的方法，拈定兩妾。誰該歸誰佔有。結果心善拿着個一字，清心拿着個二字。決定戚駟死後，胡氏歸心善，黃氏歸清心。這是前數日的事。及至心善和兩善私通，心善緊守秘密，並未告知清心。清心雖然心疑，因未見着實據，不能向心善質問。等到當夜戚駟窺破了心善的秘密，由席上起身，跑向後面去對付心善。清心即和其餘七僧隨後趕去，意欲借着閑人的地位，調停兩人的爭端，暫作緩兵之計。隨後再和心善商量定策，合力對付戚駟。不料被戚駟回身喝住，大家只得立定身體，不隨後進內。清心料想心善或能抵敵得過戚駟，未必一定吃虧。遂借着被戚駟威喝衆人的事，激怒衆僧，使衆僧齊心協力，帮着自己援助心善。對付戚駟，果然衆僧被

他激怒了。一齊跟着清心殺奔後面去。時恰巧心善逃遁上屋。賊驕追上屋。簷胡黃兩氏向外逃走。兩下恰好撞着清心。一見兩妾，陡然爲色所迷，把心橫了過來。遂即放走了兩妾，悄悄和兩妾咬了個耳朵，令二人暫至前面柴房內躲着，守自己來保護動身，以防生命危險。兩妾雖明知清心亦非好人，但因平時亦曾見清心屢次對自己施展過勾引誘惑的手段。這時料定他除去存心非分之外，絕無謀財害命的惡毒心思。故此對於清心囑咐在柴房等候的話，尙無什麼歹心。正所謂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於是二人前往柴房暫避。清心却領着七僧，往內外各屋，將男女各奴婢一齊驅到第三進配屋內去監視着。清心原意將他們監視在一邊，動手劫取些財帛，保護兩妾上路的。所以有此舉動。及至轉念一想，忽又改變了計策，決定將衆男女僕人一齊殺死了。算是給心善報仇，殺罷衆人之外，清心領導着衆僧，從住定地道內趕奔到廟中去。接應心善。到得廟內，走出方丈，一看心善並未回來。遂又從屋上出廟，往山下迎來。走到半山裏那座樹林邊，清心忽然靈機一動，付念心善

到此時還未見來。定已遭了不幸。料定戚駟回到莊院內。看見家下男女被殺。不見了八名和尚。必定向廟中追來。遂對七僧說知。囑令七僧埋伏在樹內林上。等候戚駟走此經過時。齊用暗器傷他。他如受傷倒地。卽合力將他殺死。給心香報仇。他如追趕進林。大家躲身在樹上。不下樹決鬥。仍用暗器傷他。他如上樹。大家卽下樹繞樹身躲避。引得他筋疲力盡。遂一齊上前圍住。大家依言一齊走進樹林。爬上樹去。等候。果然爲時不久。戚駟已從下面上來。打從林外走過。清心遂吹唢哨發令。暗器齊發。被戚駟跳身避過。奔進林來。大家又發二次暗器。又被戚駟讓過。末後戚駟上樹跌下。大家以爲他已受傷。遂一齊跳下去。亮刀砍他。清心看見大喜。正待下樹。及至見衆人奔到面前。戚駟忽然掙脫了羈身絆足的樹枝。和衆僧交手。清心思忖。心善且鬥他不過。在地八僧都非他的敵手。戰鬥下去。決定難討便宜。與其被他所傷。不如趁早逃走。故此清心趁着七僧和戚駟交戰的機會。悄悄從樹上跳下來。溜出林外。飛駛般跑往山上廟內去。仍從方丈地道內跑到莊院內。宅外面急急前往柴

房內會見了胡黃兩氏。領着二妾逃出莊外。才出柴房。清心一想。戚駟如敗殺衆僧。定必追殺上山。遂生一計。利用兵法。虛虛實實的策畫。領兩妾改向地道內走去。守兩妾走進地道後。即令二妾地道下面的住宅內稍等。他自己却往內宅上房用。劈破了皮箱衣櫥。翻檢了些現銀金珠首飾等物。分包了三大包袱。急下地道。會合了兩妾。每人各提一個包袱。一逕走到山上廟中方丈內出來。開廟後月牙門。躲在廟傍一座坟墓院內。伏身在那坟墓後面。觀望情形。清心指點過兩妾地方後。復又回到廟內。往各處放火。順手將廟內睡熟的各和尚。一齊推醒了。說是山下官兵來剿辦。搜捉大家快些逃走。衆僧大驚。慌迫閒亂了主意。問他往何處逃好。清心道。快從後門出去。往後山逃走。各僧聞言。大家都如喪家犬。漏網魚一般。溜出後門。逃奔往山下去。清心放過火。回出後門。會見兩妾。伏身在地等候。過了好一會。見無人來。正擬爬起。亦從後山下去。忽然聽得脚步声。從小路上來。看得清楚。正是戚駟。唬得又俯伏着。不敢移動。却幸戚駟上來。並未停足。即繞着火場。往前山下去了。清心大

喜。卽同着兩妾，沿後山小路，逃下山去。却見有兩名和尚，躲在樹後張望。知是自家。毫不畏懼。那兩僧看見清心引着兩名絕色少年女子走來。遂走到路中相見。詢問往那裏去。清心故意問道。後山沒有官兵來麼。兩僧回稱沒有。清心笑道。俺說後山小路。官兵怕中埋伏。絕不敢來。果然不出俺所料。如今大眾都已逃走了。廟亦被燬了。您們兩位爲何還守在此地呢。又道。俺奉了廟主威爺之命。保護他的家眷。從後山逃躲。他自己却在前山與官兵對敵。俺保護他的內眷。由此小路繞往十里舖。他的老家內去。等候他的信息。衆僧聽罷。卽說清心師。俺們不如一路同行罷。清心不能顯然拒絕。只得應聲道很好。俺們合作一起。同行前往十里舖。二位請在前引路罷。兩僧依言。在前先走。清心邊走邊尋思擺脫的方法。走有三五箭路。回頭仰望山上。火光熊熊。正是炎炎燒着。清心忽然想出一計。誑騙兩僧道。威施主才曾對俺說過。令俺們廟內各和尚。同往左首那條小路上。走到一所瓦車篷內。去暫時過夜。商議辦法。心善方丈准定在退敵之後。趕到彼處相見。倘如仍能復聚在一起。重建

廟宇再塑佛像。那大家聚齊了。不走。否則由心善師按名贈送金銀。各投奔別處去。安身立命。適才俺呼喚衆和尚起來逃走時。慌亂之間。忘却了關照。直到此時。方才想起。真正糊塗已極。現在就這樣罷。二位大師。可就前往那預先約定的瓦車篷內去等候心善師吧。俺將戚施主的女眷。送到十里舖莊上。時候如早。俺馬上趕到瓦車篷內相會。時候晚了。俺卽索興不來了。只要在十里舖會見戚施主。俺交代過他托的事。就動身往別處去。拜煩二位大師。將俺此意。轉告心善師吧。兩僧信以爲真。詢問清心師。此去東首小路上。須第幾個瓦車篷。才是約定相會之所。約有幾何路程。遠近。清心信口論道。此去一直朝東。村莊人家農民戽水的牛車篷甚多。好個只有一所是瓦蓋的。其餘都是草屋。極易認識。離此大約有一里多地。邊說邊向東方一指道。轉近了那所樹林。再繞過一所樹林。就看得見那所瓦車篷了。篷內的戽水機。據心善師往日曾對俺說過。就是俺們廟內的地道出路。乃是一個秘密機關。被福海前方丈臨行時。堵塞了的。不然。俺們今日還不從這條路走麼。兩僧聽罷。欣然

向往東去的一條小路上就走。口稱停會見。清心回說一句再見後。領着兩個風姿綽約的少年美婦人。一直往前進發。兩妾弓鞋足小。從未走過遠道。城市中平坦的道路。還須乘車坐轎。何況這荒徑小路。高一脚。低一脚。頗不容易行走呢。適才逃跑由地道上山。從廟內出來下山。所謂荒不擇路。才能勉強撐持着行走。此刻前無阻擋。後無退兵。心中略定。胆氣稍壯。那兩只脚。便陡覺疼痛起來。遂一遞一聲的呼脚疼。腿疼。清心聞言。忙用兩手攙扶着兩人。走了一程。兩人格外腿足痠痛。意欲坐在路途休息一會再走。清心道。一逕走着。還可以支持。倘如坐息一會。腿足還要格外痛。痠得難受哩。還是往前走的好。胡氏道。走往那裏去呢。淨往前走。該走到那裏。才算到達得安全地方呢。黃氏亦道。此處是小路。前面並不見有村莊人家。城鎮又更離得遠了。俺們淨走夜路。豈不太苦了麼。不如走到那傍林內。在樹根上坐息一會。守到天光大亮。俺們再乘驛車上路。趕往前面鎮集上。打早尖。能趕到城市中。有客店的所在。那才可算得暫時稍安呢。胡氏又道。這話不錯。俺們男女同行。已很不方

便且又有僧俗之別。如不僱乘車轎。實恐走在路上。被人看了。起疑安分的。不多事。那專愛管閑的。可就要借此機會。來盤問俺們了。豈非很麻煩危險麼。心清見二人。足小難行。又聽二人。嘖咕。緞鞋綾襪。已被露水濕透了。浸得小足冷痛。和菜肉。稱說腿痛脚軟。身體乏力。不由動了憐惜之心。尋思這條小路。乃係往德州城去的一條岔路僻徑。須得走到前面。越過了一道小溪。從田垠上穿過去。方才是大路。但如到得大路時。已離城不遠了。在這條路上。往年本有小車騾馬等載客貨行走。因爲山上有了賊老四手下的股匪之後。這條路上。時常伏有嘍兵巡哨。防備官兵或從小路上來剿襲後山。雖然並不在此做事。殺人越貨。但是行客膽小。不敢冒險抄這條近路。所以這條小路上。便斷了行人的馬蹄車轍。近年戚駟洗手。將部衆解散了之後。外人尙不知道。所以仍無人敢行此路。日期久了。才有少數的人得知。這條路上。始稍微有車馬往來。但是如欲在這條路上。僱車轎牲口代步。那是非輕容易的事。因爲從早至晚。能不能有趕車趕牲口的人。從此經過。都說不定。那能便保得定。

可以僱着騾車呢。這種情形，清心素所知曉得。又恐戚嗣在前面尋覓不見，改向這條小路上追來。遇見被嚇騙逃下山的和尚，都在這條路上。也許他們並不遠走。伏在田間坎後，艸中樹傍。俺們三人從他們面前走過。他們都會見着。不過未來相見交言罷了。萬一他們看見戚某，因巴結他是廟中施主，財東富戶，卻迎上去請安問好。順問官兵進剿一事的情形。立可將俺騙他們的詐語戳破了。他們心中一怨，定必將俺們三人的去向告知戚某。豈不很爲不妥麼？清心因爲如此設想，遂覺非趕路前進不可。因胡黃兩氏都不能忍痛熬苦再走，定要休息一會。守天明後僱好代步再走。並同時追問清心。此去前往何處。暫時停住。又問清心的法名。及救出她倆後意思如何。還是將軍上馬各奔前程呢。還是意欲……說到此。二人面紅耳熱。囁囁着含羞。不好意思直言出來。祇含糊着將話頭住了。清心見問笑嘻嘻的將自己的俗家姓名里居原籍年紀。以及法名等。都直實告訴給兩妾知道。又說戚老四時常往來京津一帶。俺們如往京津各地去。恐防被他日後無意中撞見。俺雖不見得

怕他但恐你們兩人因此又要就驚受嚇。俺聞得他生平所懼的是鳳翔府地方的一男一女。男的是陝西省內著名的神拳太保吉天相老師的兒子。和一個姓于員外的二小姐。吉小拳師現尙住在鳳翔城內。那于二小姐已出家做了道姑。在華山元真女道士觀內修行。這兩人都和戚駟有仇。所以戚老四各處地方都敢去。惟有陝西省內各府州縣廳地方。輕易絕不敢答應人家。前去一走遭。如非他自己的事。萬不得已。或是來人邀他的。和他有密切關係。他絕不肯親自前往。萬不得已而往。亦必多邀能人。並先派心腹分批前行探道。打聽吉于兩人是否在他欲往的前途地方。得到確信。才敢前進。據此推想。俺們爲安全起見。最好前往陝西鳳翔府城內。在吉拳師家左近。賃屋居住。可以永保無事。其次。只有前往江南。但總不如陝西平安妥善。俺們此時前行暫往德州城內歇足。即便動身前行。俺想即日蓄髮。預備日後髮長還俗。此時俺們三人同行。可一律都裝束做道士模樣。遮人眼目。至於俺對你們兩人。並非俺好意乘人之危。妄想非分。實因前些時一見你們之後。便早思夕

想的寢食不安起來。現在乃是天假其便。姻緣湊合。不然俺們怎會遇在一起呢。兩妾聞言。齊對着清心的面容身段。仔細打量。覺得還算雋秀。雖不足稱爲美男子。究竟還可以看得過去。比戚老四也還差不多。但不過比心善稍差一點兒罷了。邊打量尋思。邊望着清心嫣然一笑。她的這麼一凝眸諦視。媚倩一笑。不由將清心的神魂笑得顛倒。筋骨都被笑得酥軟了。當時因恐戚老四追來。憐惜二人走不動。遂鼓勇氣力本領。命胡氏伏在背上。緊緊用兩手環扣着頭頸肩頭。雙足鈎向前面腰間。右手將黃氏抱着。往前趕奔路程。兩氏見他如此體恤。心中甚爲感激。雖然有些兒覷覷。滿懷過意不去。但因足疼無力。沒法只得徧勞清心一回。故此只畧一客氣。卽依言由清心馱背懷抱。往前行走。常言遠路沒輕擔。何況背負手抱着的都係人。左手又提着個包袱。包袱內滿裝着銀錢呢。那分量焉得能輕呢。清心走有兩箭路光景。正走到才說的樹林面前。已覺頗爲費力。漸欲露出氣喘身熱面紅汗背等諸般形狀來。忖念不佳。要顯能耐。反而獻醜。不如趁早停息。就依了她倆的話。隱身

在此林內，坐待天明再走罷。想定遂立住了腳，放下了黃氏，令胡氏下來，手挽兩人同行進林。口稱背一個抱一個的勾當，究竟不方便行動。大人不比小孩，頗非容易。只得依了你們的意見。在此林內，憩息一會，待天明後再講吧。邊說邊走進樹林。這樹林乃是富貴人家的坟院。坟前置有石人石馬石龜石凳等物。三人走進去，遂各佔坐了一張石凳，放下包袱，略定喘息。三人才坐有一會，正在低聲談話，猛聽得背後起了兩聲尖銳淒厲的鬼嗥，接着便是一陣寒風，直聽得三人毛髮皆聳，吹得三人齊打冷戰，忙回頭看時，却是黑白兩個無常鬼，號叫着望三人面前撲來。三人大吃一驚。胡黃兩妾各叫得一聲啊也。一齊嚇得昏倒在坟前地上。清心卻急忙掣出腰間戒刀來，硬掙扎着向兩鬼砍殺，保護兩名美人。究竟清心及胡黃兩氏性命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評曰

清心向心善獻計，毒辣險狠。心善奸佔兩妾，瞞清心如瓶守口。兩名和尚一個

陰鷲勝過一個。寫來歷歷如繪。不謂出家人中。竟有此等寡廉恥。背道義之徒。不僅爲佛律所不容。天理所不容。人情所不許。卽神鬼知之。亦必殛之。誅之以警此俗。宜乎二僧均食惡果而不旋踵也。

心善而心不善。清心而心不清。二僧之法名。適與其行相反。此作者故意戲弄筆墨處。

清心泊兩妾之所爲。固應鬼殛于其後。三人所遇之兩無常。讀者應勿以僞視之。方爲深明書旨。

第二十八回

賊劫賊血濺芳草地

寇逢寇尸橫野渡津

話說清心一見黑白兩個無常惡鬼。嘍嘍嘍。嘍嘍嘍。的叫着。啾啾之聲。令人聽了毛骨俱悚。且又一個墨黑。一個雪白。突然現出。形容可怖。從背後撲奔將來。不由大吃一驚。慌忙拔脚要走。已見胡黃兩氏大叫啊呀。一齊跌倒在地。暈絕了過去。不由心中顧全兩美。轉驚爲急。誠恐自己一逃。兩美人被兩鬼吞食下肚。送却性命。白廢了一番心機。故此反手拔刀。迎住兩鬼。奮勇揮刀砍殺。畢竟清心係綠林中人。行夜路原是常事。對於江湖八黑。一切勾當。耳聞目見已多。且又爲人心細。當時初則見兩無常鬼而驚嚇。欲逃。繼則心神畧定。留意察看來者是否真鬼。抑或爲專門扮鬼唬人的剪徑毛賊。因此兩鬼啾啾叫着。尙未奔到他的面前。已被他看出破綻。料定來者並非真鬼。果然正是八黑中的一黑。于是胆氣陡壯。遂大聲喝罵道。好毛賊。

你們真是有目無珠。跑生意居然跑到合字身上來了。可不是找死麼。照刀喝罵着迎上去。揮刀砍殺。那兩名無常見真相已被來人窺破。且又口稱合字。明知這個和尚亦係一條跳板上的人。怎奈因見三人的包袱沉重。況且兩名絕色女子已被唬死。只剩有一個和尚。憑着兩人合力進攻。諒亦未必定要吃虧。只要能將和尚殺死。或是打敗逃跑了。自己兩人便可各佔一名美女。又可得財帛。真乃一舉兩全。豈肯失之交臂呢。故此兩鬼見清心揮刀迎住砍殺。並不畏怯逃跑。却依然啾啾叫着。黑無常手執雨傘。白無常手執哭喪棒。迎住清心交手。清心雖然胆大。不懼兩名斷路剪絡的草寇。但因心中惦記着兩名美人。和地下三個包袱。怕被兩賊騰出一賊空身去傷人取財。故此手中戒刀。使得略爲遲緩。兩鬼見和尚刀法平常。並非什麼了不得的英雄。遂各將手中傘棒。竭力揮舞。施展開來。清心既和兩鬼交手。才知兩鬼手中的雨傘。哭喪棒。都是兵器。雨傘外面雖係油紙。篾竹製成。傘柄卻係鑽打就的。哭喪棒外面雖糊裹着兩重白紙。實係一根鑽鐵短棍。當時兩下鬥有幾個來回。已

將傘骨傘面及哭喪棒上糊裹着的白紙，一齊打破扯碎了。兩賊因本相業已全露，遂亦不再扮鬼唬人，邊鬥邊各從腰間抽出一個短劍來，與清心激戰。清心先已辛苦了半夜，脚足亦正痠軟，又因背負懷抱兩名女子，使盡了氣力。此時揮刀砍殺以一敵二，焉能過于持久呢？因此殺有十來個回合，清心漸覺氣力不加，難再支持。心中愈急，手中刀法反而愈形散亂了。兩鬼見和尚刀法已亂，心中齊各大喜，那精神遂都陡振，勇力倍增起來。如此又戰了幾個回合，清心實已筋疲力盡，抵敵不住，只得虛砍一刀，繞樹穿林而逃。兩鬼將清心追出林外，清心落荒逃跑，忽然想起，適才使用暗器，未能打中戚駟，身傍百寶囊內，尚有好些袖箭、石子、彈丸、鋼鏢、飛刀，何不儘量的拿了使出去，開發這兩個小毛賊呢？想到此，心中稍定，足步亦放慢了些，忙從百寶囊中探手先取出幾塊石子來，望着兩鬼擲擊過去。兩賊雖不曾學精能接暗器的本領，但是躲閃讓避四字，却都很能省得。因此一見石子飛來，那都慌忙閃讓，清心連接着發出六塊飛篋石子，都未能傷得二人，心中發急，只得又向前跑。一

口氣直跑進前面又一人家的坟院內去。隱身在一株大樹後面。兩鬼見清心逃進林去。遂住步不進。大家商量。該如何辦法。白無常道。人林不追。乃是俺們道中人的老例舊規。這和尚私帶着婆娘逃走。不守清規。原亦不是好人。適才開口稱呼合字。可知亦是俺們的同道了。俺們和他本無仇怨。不如就此罷休。饒放了他罷。黑無常道。不這禿驢本領。雖還半常。胆氣却頗豪壯。萬一俺們饒放了他。他反而和俺們不肯甘休。豈非俺們姑息養奸。自留後患麼。不如就乘他敗逃的機會。將他趕上殺了的好。白無常道。兩名女子。和三個包袱。倘被別人看見。將人救去。包袱提了走。俺們顧着此地。放棄下那邊。雖將和尚殺却。竟致落了個人財兩空。豈非太不值得麼。況且他是個出家人。俺們就看在佛面上。饒赦了他吧。說猶未畢。忽從林內飛出兩件暗器。直向二人身上打來。二人趕緊閃讓。看見乃是兩枝鋼鏢。打空了落在地上。二人正擬去拾起來。準備回敬和尚。清心早又取兩鏢在手。緊接着向二人打來。二人側身避讓。已來不及。白無常的左耳。黑無常的右手指。都各被打了一下。不由吃

驚呼痛一齊大怒拚命殺奔進林內。去向清心攻殺。清心不敢戀戰。趕速拔步飛跑。不料脚被浮出在地面上。約有數寸來高的一塊石碑一絆。身體向前栽倒。腿骨亦被碑石磕碰傷了。馬上不能熬着。就爬起來。被兩鬼趕上。傘柄棒短及短劍。一齊如雨點般打戮下來。清心擬掙扎着翻身爬起。應戰時那裏還來得及。早已被兩鬼的兩口短劍直戮准背心。穿過了前胸。成爲兩個透明的窟窿。清心啊吓連聲。死在所攻前的草地上。兩人料想清心不能再活。拔出短劍。插入腰間鞘內。執着短棒傘柄。歡歡喜喜的走回那面坡院樹林內。看時。石凳前地上的兩名美女。三個包袱。都已不見了。二人不由大驚。一齊發怔。呆立着面面相覷。互相埋怨。不該貪功。只專顧一方。致使勞而無功。徒然只給別人做了一回苦活。埋怨了一回。只得無精打彩的走出坡院。取小路往前行走。遙聞前面有人行走笑語之聲。二人心疑。莫非兩女子。三包袱。就是被他們湊了現成去的。於是脚下一緊。一口氣往前趕去。轉過一座樹林。業已看見。前行共爲兩個漢子。每人背上。馱着一個女子。那三個包袱。一人背負。

一個。另一人背負着兩個。此時月影西斜。已將到東方發魚肚白的時光了。月色朦朧。遠遠望去。不甚清晰。及至趕到前行兩人身後。方才看出。背負着女子的兩個漢子。乃是兩個光頭未戴帽子的少年和尚。穿着短衲衣。每僧身邊。亦都各佩着一口戒刀。兩人看見大喜。高聲喝道。呔。前面兩個禿驢。快將女子包袱。丟將下來。萬事全休。否則。休怪無情。兩僧聞言。回顧見兩名無常鬼。忽作人言追來。知道係兩名剪徑賊。遂立住脚笑回道。原來是兩個合字。這是俺們的財爻運氣。與你們何干。且這况兩位女子。都是俺們天齊廟主人戚老四的內眷。你兩人就要打悶棍。亦該看看人頭。打聽打聽清楚。才是啊。難道你們都生成三頭六臂。不怕死不成。兩賊此時。雖已明知和尚確是天齊廟內的人。但爲財色所迷。利欲薰心。豈肯就此罷休。更因適才看見山上火勢炎熾。延燒甚八。絕不有人灌救的模樣。分明山上定已發生意外事故。所以才會看見有和尚三三兩兩從這條通天齊廟的後山小路上走來。方合力已能對付得了清心和尙。料想這兩個和尚的本領。亦很平常。故此兩賊交頭

接耳略一商量。大叫兩個禿驢休走。這兩名婦人。既是你們廟主戚四兒的家眷。爲何跟着和尚逃走呢。分明是你們胡作非爲。幹那寡廉羞恥的勾當了。你們既能扒灰搗籠。俺們又何妨同穿花鞋呢。（按扒灰搗籠。同穿花鞋兩語。爲幫規十大項中之兩項。）邊喝邊舉步如飛的追殺向前。那兩僧見兩個化裝的黑白無常鬼。右手亮出短劍。左手執着鑲鐵短棍。追殺上來。各人背上均馱負着一個曼妙多姿。容華蓋世的少年婦人。和沉重的包袱。奔走不能快捷。事到其間。不得不爲了財色兩字。和敵人對抗搏戰。以爭存亡。于是二僧各將背上的包袱女子。放落下來。拔出腰間戒刀。回身迎住兩僧廝殺。這兩僧的武藝。雖都不及清心。然因此時爲爭得美色財爻。以期享受艷福起見。故此各將全身氣力。完全使將出來。惡得很地和兩賊拚死相搏。兩賊的武藝。本亦平常。所以適才須雙戰清心。經過很久時光。方才得到勝利。和兩僧比較。正是半斤八兩。不分高下。祇因兩賊適才力戰清心。已耗費了許多精力。不比得兩僧。乃是枝生力軍。講到年紀。兩僧都正在少艾。所謂年富力強。堪耐久。

戰。兩賊年事俱已在三十以外。逐夜伏路剪徑。披星戴月。餐風宿露。身體不免受傷。以此兩下交手之後。初還不分彼此。迨至戰有十合以外。兩賊漸覺氣力不加。難再堅持。但因美女財帛。既得復失。心何能甘。實在割捨不得。故又勉力很鬥了幾合。直至勉強不得之際。方才不得已偕同敗退了下來。且戰且走。退身逃入一傍樹林內。去隱身。舒氣息力。兩僧殺退了兩賊。哈哈大笑。得意揚揚的跑回原處。復又各背負好婦人包袱。提着戒刀。移步向前進發。邊走邊不住的回顧後面。兩賊曾否追來。見身後並無人影兒尾追。心中安定了。遂笑語着互相誇勝耀威。並不時安慰各人背上負着的女子。囑令她倆放心。走不多路。天光已亮。兩僧商量且行到前面野渡津。歇足打尖。設法僱車馬代步。並對胡黃兩氏。明言本人的意思。要脅她倆。做各人的老婆。並說同逃到前面鎮集市街上。設法改裝打扮。以便路上安全。預備蓄髮還俗。各以包袱內的銀錢首飾。做將來的買賣資本。從此一夫一妻的安分過活。永作周正平民。這時背胡氏的和尙。法名宏道。俗名馮知非。背徐氏的和尙。法名宏法。俗名

尤如先原籍都是南京上元縣人。和胡黃兩氏一談，姓氏籍貫年齡出身等項，恰巧彼此都是同鄉。原來馮尤兩僧係師兄弟，却因家窮，被父母捨棄，同在南京鷄鳴寺出家。出家後因不守清規，同被當家師驅逐出寺。遂至寄跡江湖，雲游各處，流爲盜賊。轉輾投奔到天齊廟來安身立命。曾屢次向福海師徒及心善賊駟等叨教些拳棒功夫。故此武藝亦還可以充得過去。當夜因被清心詐語嚇醒，慌忙只各將本人的戒刀帶着，卽穿着隨身的短衲衣，逃跑出廟，溜下後山，並未遇見一兵一卒。本想回廟拿各人的衣包銀錢，怎奈山上火勢已成燎原，疑猜是官兵放火燬廟，不敢再上山去冒險。只得隱身在後山脚下，大樹傍邊，意欲守得幾名同廟的僧人，詢問究竟，守了好久，却見清心同着兩名女子，從山上下來。故此迎上去相見。當被清心又使詐語，將兩僧支開。兩僧一時失察，扛了清心的一根大木梢，走向東面小路上去。找瓦車篷當在往東的小路上。先後遇見三名同廟的和尙，一個是專管啓閉山門的老和尙，逃奔下山，因爲跑不動了，故此坐在地下歇足。兩個是小沙彌，慌忙逃跑。

下山回頭仰見火燒得紅了半半天。唬得抖戰流淚。腿足都嚇軟了。商量該往何處投奔才好。深恐前面遇見官兵的埋伏。故此胆小不敢前進。馮尤兩僧看見三人。將清心的話轉述了。命三人一同往瓦車篷內去守候消息。走不多遠。恰巧即有一所乾片瓦蓋造放厚水機的車篷。五人以爲這就是約會的所在了。遂都在那篷內席地而坐。大家坐下身後。互相討論。官兵既來剿辦。並且放火燒廟。爲何後山絕未看見一名官兵捕快。亦絕未聽見山上及山前有喊殺捉拿的聲音。再則清心和廟主戚老四平時並無什麼深厚交情。密切關係。爲何竟將兩名如花似玉的俊俏小老婆。托他護送。戚四爺本人反而不會伴送呢。況且除去兩位姨太太之外。并無一名婢女老媽相隨。亦無一名僕人莊漢護送。清心和兩妾携手同行。就此推想情形頗有可疑。因這一疑。那老和尚因在天齊廟的時日已久。忽然想起。戚老四雖係十里舖人。但在該處并無什麼老家。即此一語。已足證明清心所言是假。大家言三語四。一番討論。遂都料定是清心和心善兩人使的詭計。因爲大家連日都曾見清心心

善兩人常在廟內交頭接耳的密議。面色頗現難看。當時不知他們爲何。現今很可明白了。于是大家料知心善到此相會的話。絕不可靠。但因月夜深更。小路難行。只得姑且在此坐守天明。再作道理。馮尤兩僧却因此忽然心動。尋思情心伴兩個女子同行。空走不快。此去諒還不遠。或許能追趕得着。他們三人携帶的包袱內。定必滿貯首飾金銀。趕上去。如將清心做倒了。馬上便可威脅美女相從。又得享受珠寶金銀。人財雙收。豈不大佳。于是兩僧一附耳計議。果然所見相同。兩僧一忖度。如獨力戰鬥。清心或難取勝。合力攻殺。定可無虞。並又想着。如勝固然很好。即不勝。亦可尾隨在後。跡得下落。往戚老四面前去報信討功。亦可得到好處。即追不上他們。但亦總比坐在此地爲佳。兩僧商量定後。即對老幼三僧說知。同往追趕清心。查問他的究竟。如得着油水。定必回到此地來。分惠給衆人。大家利益均沾。說罷。即刻起身。出了車篷。辨明方向。即從田畝間踐踏禾穀。往那小路的去向前途。取斜直線抄近路。追趕上去。追到小路上。一路向前進發。遠遠聽得兵器交鋒的聲響。尋聲追去。果

然正在前面路傍樹林內。正往前走。忽聽聲音已從原先林內漸移至那傍林內去了。兩僧追趕到前途。出林外經過。往內張望。正見兩名女子倒臥在地。包袱亦在地下。心中大喜。遂進去扶起胡氏黃氏。其時兩婦已經甦醒。因懼怯膽小。不敢起身。見忽然有人來救。且都是和尚。認做係清心去喚來的救兵。故即糊糊塗塗的立身起來。兩僧忙將地上包袱環在臂上。宏法背上黃氏。及兩個包袱。宏道背上胡氏。和一個包袱。便舉步出林。取路往前進發。耳邊留心聽着。那傍交戰聲忽然止了。兩僧尋思。如清心得勝追來。定必受傷。否則亦必乏力。可即合力火併了他。如賊人追來。其情形亦正相回。亦可如此應付。故甚胆壯。及至將兩賊戰敗逐退後。兩人仍如前背負着兩婦。往前行走。走着談着。才知大家是同鄉。胡黃兩氏是小時被拐匪拐往北京。賣在班子裏當妓女的。當時兩僧兩氏正是他鄉欣遇故鄉人。遂不由頓覺親暱起來。兩僧因爲天光亮了。料想賊人不至再來。舉目前瞻。離野渡津已沒多遠。已遠見該處人家的炊煙冲霄而起。心中很安定了。走至將近野渡津。深恐被人看見。

不妥。遂放下兩婦。分前後行走。預備到前途人家打尖時。向人買兩身俗家衣帽鞋襪。改扮同行。僱車馬代步。走不多路。已到達野渡津的板橋面前。剛由橋上走過野渡津小河。來在道左一家艸屋門首。忽然一聲大喝。快拿誘奸婦女。私行捲逃的禿賊。休得放走了。惡僧賤婦。這喊聲如同春雷般響震。從艸屋門內。擁出八九名雄壯的男女來。各執刀劍棍棒扁担鋤頭等件。齊聲嚷喚着。惡很很的撲奔僧婦。四衆由四個粗手大足的村婦。直奔胡黃兩氏。兩個揪住一個。拖拉進艸屋內去。其餘漢子。都奔向馮尤兩僧。四面圍住。刀棍齊下。兩僧湊手不及。驚慌失措。急忙亮出戒刀時。已各被扁擔掃擊着足踝骨。刀棍傷着肩手等處。啊吓一聲。一齊受傷跌倒在地。當被衆人一陣亂砍亂刺亂擊。斷送了性命。衆人將兩僧打死。奪了三個包袱。送進艸屋內去。一面將兩僧的尸首。橫拖倒拽到板橋上。拋棄在河內。歡天喜地的跑回艸屋內去分贓。欲知此一羣凶惡男女。從何而來。請待下回分解。

評曰

諺云。強婆逢着賊爺爺。本回情狀。大可作此諺註解。

清心遇兩無常。已奇矣。兩無常更遇馮尤兩僧更奇矣。兩僧方度得手。不虞又遇羣盜。事之突兀。奇幻。乃至如斯。設想之妙。佈局之奇。誠允可令讀者嘆異。斯非具大手筆者。不辦也。

本回寫果報之速。循環施報。其應如响。世不乏作惡者。視此其亦省諸噫。

第二十九回

盜斗剪徑鼠竊生涯

殺妻殛友很賊本相

話說這野渡津。乃是在天齊廟後山小路。往德州城去的一條岔路上的小村。由野渡津往德州城去。比從別條路爲遠。倘往平原縣去。却反比往德州較近。馮尤兩僧因急欲至一地方。可以歇足打尖。商買衣服改裝。僱車子牲口代步。故此才向這條路而行。明知這地方不是好所在。只因近處無別地可以尋着村莊人家。憑仗着各人都佩有戒刀。又在白天裏。以爲總可以無妨。所以這回冒險。不料才過板橋。卽遭了人家毒手。這亦是他倆的惡貫滿盈。所以才受此報應。講到這一班男女來歷。讀者諸公。都是明達。想能不言而喻。已知就是那扮假黑白兩名無常鬼行劫的同黨。原來那黑白兩名假無常。乃是結義兄弟。盟兄名喚賀四。拜弟名喚單丑。都是野渡津的土着。向以墾種租田過活。野渡津地方。統共祇有十來家人家。全是種

租田墾荒地。牧牲畜。漁水族。過活。貧苦小民。平時僅賴墾種畜牧等正當工作。維持生活。食口繁增。頗難支撐。不得已。遂因着地勢險要。漸漸的潛爲軌外行動。初則大家湊着膽子。每夜去作盜斗的生涯。爲維持生活的副業。（術語稱專爲掘人家墳墓而偷盜棺材中之衣物及殉葬之首飾珍寶者。名曰盜斗。）日期久了。大家做順了手。索興皆以偷掘坟墓爲正業。反以耕種作掩人耳目的幌子。賀單兩人。從小孩卽見長輩和當地人民。都做這盜斗的事業。往往黃昏出去。天明始歸。有時所得甚豐。有時所獲無幾。耳濡目染。遂漸漸的不自知其爲非。故此長成以後。卽亦隨着長輩平輩等男女人衆。往遠近各地去幹此軌外的行動。時日既久。凡無人廬墓看守的墳塋。差不多皆已被野渡津的這班地頭蛇盜掘了。待至賀單弟兄倆長成。隨人盜斗時。近處已不易得着彩頭。祇有往遠處去。方才可以如願以償。起初賀單二人本係隨人之後。聽人指揮的。後來卻因二人的胆子。比無論何人豪壯。膂力亦比衆人雄大。恰巧其時有一班走江湖賣拳頭的人。船從野渡津經過。看見岸上有人家

走上岸來立場子賣解鑼鼓一響引得各家男女全來觀看圍成了一個栲栳圈兒。那賣解的人使了兩路拳棒刀鎗被賀單兩人看見愛那賣解的本領高强忽然心中一動悄悄商量。大家都在做盜斗的事業難免遇見黑吃黑的人攔路截奪將辛苦得來的財帛被人搶去或是經人告發遇見公差捕快到來緝案捉拿彼時如不會拳棒本領豈不束手就擒難得有此賣解的人由此經過何不將他留下拜他爲師學習幾手拳棒庶幾好對敵截奪的人抗拒辦案的公差二人商量之下所見皆同於是共同出資將那班賣解的人留居在家拜那賣解中的一位首領爲師各學習了幾路拳脚利刀鎗等武藝經過了年餘日月方才謝師送別賣解的人走後野渡津當地的人遂共戴他倆爲首領亦各跟着他倆學得幾手拳棒往時只作盜斗生涯的至此遂兼作打劫客商剪徑斷路的勾當後來剪徑順了手大家遂放棄了盜斗專門斷路自戚老四糾合綠林在黃河渡津口擇地立寨建築天齊廟後往來的客商都繞道不從這條路上經過害得野渡津的這伙毛賊無法維持生活因爲

自從幹盜斗斷路的營生以後。大家都大吃大用慣了。一時焉能收縮節省得來。那田畝間的勤苦工作。不過是裝幌子的。久已不辛苦勤勞慣了。陡然勤苦。那能慣服。況且在地方近處。已被自己人搜刮久了。亦沒有甚麼油水可找。況又有戚老四等大股在此。那還有什麼想頭呢。於是遂有好些人相約着遷徙到他方遠地去安身立命。野渡津的人既散去大半。單丑賀四兩人的勢力。遂比往時陡然小了。但因此地方上人卻反能過活。不鬧什麼饑荒了。皆因地方上人口減少。那已墾熟了的田畝。遺留下來的。遂由各未走的人家拈闡明分了。大家生產的基本力量增加。因盜斗斷路不成。只得安分守己的辛勤墾種。故此反能生活無憂。祇賀單二人恃仗着武藝。胆比人大。故不時在遠近各地路上。依舊操着斷路的生涯。不過往時斷路。是合伙打劫。用硬搶。這時斷路。是假裝鬼怪唬人。用軟取。手段不同罷了。當夜賀單兩人裝扮黑白無常鬼。合力殺死了清心和尙。以爲人財雙得。穩妥到手。不料成了一場空歡喜。將到口的食被馮尤兩僧從口中奪了去。心何能甘呢。故此追上去一場

惡鬥。滿望能將人財奪回。不料又大失所望。當時從斜刺裏改逃了。見兩僧未追上。來遂定了心。遠遠張望。見兩僧背負兩女子。往前行走的方向。正是往野渡津這條路而走。心中大喜。遂急由田畝間。取直徑抄近路。奔跑回野渡津家中。脫去身上鬼裝。各命家中人分頭往各家去敲門傳喚。凡屬壯年的漢子。一齊到賀四家中聚齊。當由兩人將適才剪徑的經過。報告給衆人知道。木後說。自從戚老四糾衆到此駐屯以後。把俺們大家的衣食來源。無形中奪取了去。俺們逍遙自在。安樂快活享福慣了的。豈能投在他的手下。受他的烏氣。因爲大家有自立的志氣。故此獨樹一幟。直到如今。雖然勉強維持着。未曾被他們吞併了去。但是俺們同伴的兄弟姊妹。諸姑伯叔。已有大半。因此生存不易。遷居到別處去安身立命。另外興基創業。害得俺們同伴不能朝夕在此聚晤。更害得我們大家都不能像從前一般要閒快活。俺們平時聚談起來。誰不痛恨戚老四的一伙兒刺骨。不僅前面黃河邊不容俺們去做買賣。連捉魚都不行。山上自有了那座天齊廟後。俺們上山樵柴打獵的機會也

沒有了。今夜湊巧他們山上大火燒。想情定係他們遭逢了什麼飛來的橫禍。否則亦必係他們自己人火併。所以才出此岔枝兒。婦人會跟着和尚。帶了財物。逃跑了出來。難得現在有這個好機會。天教俺們報仇。那兩個婦人。乃係戚四兒的老婆。和尚都是天齊廟內的賊僧。携帶着三個很沉重的大包袱。從俺們這條路上走過。兩僧的本領都很平常。俺們剛才如非力戰。第一個和尚疲乏了時。保可老早已將兩僧殺死。奪得戚四兒的老婆和三個大包袱。回來享福受用啦。好的現在他們一行的四人。正向俺們野渡津走來。馬上就要到此地了。這正是俺們報仇雪恨。劫奪財帛的美滿良機。俺們豈可錯過。故此俺倆特地抄近趕回。通知各位弟兄。大眾留心等候着。守他們到此。大家協力同心。一擁而上。由俺們兩家的婦女。搶上前去對付戚四兒的老婆。衆位兄弟。隨着俺們倆冲上去。砍殺那兩名賊禿。料想那兩名和尚。定非俺們大眾的對手。必被俺們亂刀分尸。兄弟們。大家快回去拿兵器。到此地來等候開利市。得彩頭罷……說話間。天光已是大亮。早由賀四先派人往屋後艸堆上

高處瞭望看見兩僧兩女四人將到板橋面前趕緊就來報信那人恰於是時跑來回話報告大眾說那雄雌幾頭肥羊已從那面路上行來將要到橋跟前哪賀四聞報即說時間催促各位兄弟回去拿兵器恐已來不及不如就在俺家中隨便各拿一件合手的東西充當兵器那兩名賊禿冷不防俺們大眾襲擊定必遭受俺們的算計單丑應聲道大哥說得是俺亦正在這麼想大家用不着回去拿兵器費事說罷即匆忙催促各人快拿傢伙于是各人紛紛拿鋤頭釘耙板斧木棍扁担門門朴刀鐵尺哨棒短刀等項就近在目前的物件隨便各拿了一樣充當兵器由賀單兩人在前率領着同到前進艸屋內分兩傍隱身在兩扇大門背後等候聽得兩僧兩女說話及行路的脚步聲音自遠而近來到門外賀單兩人首先大喝一聲搶步出門直撲奔兩僧動手兩人的老婆和別個同黨的兩名女眷隨着搶出門外逕奔胡黃兩氏其餘衆人緊隨着賀單兩僧撲奔二僧團團圍住刀斧棍棒上中下三路同時砍劈攻打兩僧當被衆人結果了性命賀單兩僧搶先將三個包袱奪取了令人送進

屋內去。即親率餘衆將兩僧的尸首拖到橋上。踢下水去。聽憑那兩僧尸身隨流。往何處。立即同着衆人回轉艸屋內去。賀單備適才已將包袱經過手。覺得分量極重。知道包袱內現貨金銀不少。故此跑到屋內。二人且不看問那兩名美女。却先將三個包袱。提着進房。意欲察看過了。收藏起若干之後。再拿出去。和衆人分攤。當時兩人走進房內。即隨手將房門掩上。在桌上打開包袱觀看。不看猶可。一看後。兩人遂都紅了眼睛。立把心思變了。因見包袱內全是金銀珠寶。貴重首飾。估計價值總在十萬以外。兩人都是窮苦出身。從未見過這個式面。往時雖曾劫得行人。身上和棺材內殉葬的金珠寶石。但總是些零碎。價值有限。那能及得這三個大包袱裏的寶貨價值鉅萬呢。故此兩人悄悄商量。用櫥內的衣服等項。將包袱內的寶貨。一齊調換了出來。只留得兩只銀元寶。和一副金手鐲。幾十兩散碎銀子。並賀四老婆自己的幾樣。鍍金不值大價錢的首飾。胡亂分打成三個包袱。拿出房外去。與衆人分派。衆人幫凶殺死兩僧。主意本都在發利市得彩頭上的。祇因全被美色迷了。

遂致偶然疎忽。跑進屋內未先注意包袱。却都要緊在堂前圍觀那戚老四的兩名押寨夫人。話雖如此。究竟賀單備在房內掩緊房門。調換包袱內的東西。開闔櫥櫃門。頗經過些時間。衆人圍觀胡黃兩氏。縱然從頭至足仔細觀看。品評高下。費時亦不及他倆在房內調包的時間之久。因此遂引起衆人中心思較細的人懷疑。粗心的雖尙不覺得。但被那心細的人詢問爲何不見他倆。遂亦覺得有異。彼此正在互問。却見賀單備提了三個包袱。輕輕開了房門。走出外面來。衆人心中不由格外生疑。同時賀單備走出房後。即高喚衆兄弟。且休看女人。大家快來得彩。說罷。將三個包袱。在堂前大方桌上。當衆打開。給衆人過目。包袱內的首飾衣服。大半都是賀四夫妻倆自己的東西。衆人在平時亦曾見過。此時因爲心疑。一見遂都明白了。胆小心細怕事人的。未敢先開口質問。那心粗氣暴胆子稍大的人。那裏容忍得住。早已提出責難。抗聲冷笑。竟直斥他倆係用的以羊易牛之計。將包袱內的東西。調換了去。却拿自己的東西。搪塞衆人。未免太當面欺人。說着。便有人指着桌上包袱內

燙金鍍金的首飾。和幾件舊衣服對衆言道。各位想必都會見過。這衣服首飾。不是賀大哥平時常穿。賀大嫂往日曾戴過的麼。除非大家都是瞎子。方才會看不出來。相信賀大哥單二哥兩位頭兒的話。說這個就是方才所得的彩頭。說着又有人接口道。其實二位頭領既愛上了所得的原物。只要對俺們明言一句。俺們大家誰還敢做半吊子不穀朋友交情。定要爭得那些身外之物麼。衆人七言八語。說得賀單倆老羞成怒起來。按捺不住心頭之火。遂高聲喝罵。斥責衆人誣賴他倆。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他倆看得太低了。末又說衆兄弟如情願要。就將桌上的東西。按人頭分派。拿回去發利市。如一定不要。那是自甘放棄權利。可休怪別人。倘再有誰多言支吾。那就休怪俺倆無情。說罷。虎視眈眈的望着那幾個發言責難的人。衆人畏懼他倆的武勇。只得由一個轉圜道。賀單二位頭領。平時公道待人。從未愛過一回小。大家因二位爲人和易可親。素來嘻嘻哈哈的。誠諧慣了。所以又說起笑話來。來啦。祇不過大家說笑話。亦應適可而止。不該如此太沒遮攔。假使二位認起真來。

豈不因此大家惱了交情。都沒趣麼。賀單二位頭兒請休着惱。莫將頑笑話當作真話。且按名分攤大家得彩回去發利市。是正經。賀單二人本來情虛。見有人轉圓。當然就此收科。遂即點了點男女人數。將桌上銀錢衣服首飾。照例攤派平均了。衆人忍氣吞聲。含怨帶怒的各拿了分得的東西。詢問兩人。還有兩名女子。如何辦法呢。賀四道。俺和單賢弟才已議過。如將她倆托人轉賣往別處去。怕反將俺們的事情破壞了。好的三妻四妾。從古卽有。她倆忽然會被俺倆截住。這定係天緣巧合。常言天與不取。反受其殃。故此俺倆決計將她倆各納一個。作爲小星。免得轉輾托人。發賣不便。且待停會兒看過通書。擇定吉日良辰。再當奉請列位閣府。同來飲喜酒。大衆聽得。遂都勉強口中稱賀。說正應如此辦理。單丑接着說過。俺倆的意思。兩位婦人姑且作爲由俺們托人賣出去。假定每人的身價爲二百兩。合共應該四百兩銀子。這筆款項。由俺倆停會設法拿出來。照例分派給各位。免得各位心中不快活。大衆聞言。齊說既是兩位頭領自己納爲如夫人。俺們本應送禮恭賀。才合道理。那有

反而欲于中取利的理呢。單頭領快休這麼說吧。單丑隨聲笑着改口道。各位既這般說時。俺們不如大家兩免了罷。各位省得送禮。俺倆亦省得拿出四百兩銀子來。祇擇日設宴。請各位來飲喜酒吧。臨時務請各位賞光。切勿推却。咨步才好呢。衆人笑應道。俗語恭敬不如從命。頭領既如此吩咐。俺們大衆就都遵命不送賀禮了。祇不過各人都白叨擾一頓喜酒。未免有些不過意罷啦。說罷。衆人各自散去了。單丑遂先將桌上自己分得的東西包好了拿着。後卽說賀大哥房內櫥中的東西。俺倆二一添作五。逢二進一。平分罷。賀四笑應道好。賢弟同俺進房內去。拿出來平分就是啦。單丑應着。跟隨賀四走進房門。賀四命他自己去開櫥門。將櫥內財物一齊拿出來放在桌上分派。單丑依言去開櫥門。冷不防賀四安着歹心。乘着他開櫥取物。心神均注在財物上面時節。暗從腰間抽出那口短劍來。使足了全身氣力。從單丑的後背心直戮進去。單丑猝不及防。等到覺察背後有人暗算。扭轉頭來看時。已被賀四挺劍刺進。直透過前胸。哎呀一聲。撲倒在櫥前地下。可憐祇瞋目望着賀

四。噙了個好字。已是死了。賀四將劍拔出。故意喚道。單家弟婦快來。單賢弟不知怎的。忽然中惡。跌倒了呢。單四的老婆在堂前。同着賀四之妻。看守着胡黃兩氏。聞得房內響聲。及喚她的聲音。遂搶步趕速跑進房來觀看。冷不防被賀四隱身在房門眼裏。從她背後挺劍直刺。像才刺殺單丑的樣。大同小異的。亦將她戮死了。單丑家那住在賀家隔壁。祇共夫妻兩口子。別無他人。賀四將單家夫妻殺了之後。索興一不做。二不休。恰巧他自己的老婆。聽得房中響聲。有異。走到房門外來。往內張望。被賀四迎頭一劍刺去。正刺在腦門上。他老婆啊呀一聲。應劍仰面跌倒。腦漿流出。死在房門外地下。家中人見他忽然殺妻。當作他忽然發病。嚇得往四下裏亂竄。深恐亦被他殺傷性命。胡黃兩氏有見賀四這副猙獰兇惡可怖的面容。身不由己的亦跟着賀四家中的男女。往四處逃避。早被賀四大踏步向前。挿劍入鞘。一手扯住了一個。怪嚷道。往那裏走。不知胡黃兩氏的性命如何。請待下回分解。

評曰

本回于百忙中。忽然夾寫賀四單丑兩假無常鬼生平不知者。以爲此不過信手拈來耳。而不知作者之意。蓋借兩無常之興滅。以示人事事物。皆應作如是觀。明白無常之義爾。

昔袁盎以趙婕妤爲禍水而唾之。吾不僅趙氏爲然。天下美色。固皆禍水也。惜夫世之男子。未之能覺耳。如胡黃兩氏者。歸戚而戚妻死。通心善而心善亡。隨清心而清心遭劫。從馮尤而馮尤被殺。甚至賀四因之而殺單丑夫婦。并殺其妻。嗚呼。欲不目爲禍水。其可得乎。雖然。作者傳之。固不僅爲書中人哀也。

第三十回

倚紅偎翠樂哉溫柔鄉

拳打足踢逝兮痞棍魂

話說賀四雙手扯住胡黃兩氏。見兩氏都唬得面如紙灰。忙用溫言安慰道。兩位美人休懼。俺絕無傷害您們的惡意。儘可放寬心懷。只要您們倆好好兒的從俺。俺決不難爲您們。說着話。坐身在椅上。將兩人摟抱在懷內。使兩人面對面分坐。在他的兩腿上。嗅嗅胡氏的粉頰。吻吻黃氏的猩唇。左擁右抱。不由心花怒放。望着她倆哈哈一陣狂笑。他家下的男女人等。見他溫言蜜語的安慰婦人。和顏悅色的對待女子。左顧右盼。並無一點兒瘋病狀態。這才各自心中安定了。同時賀四亦吩咐道。快將房門外三口尸身。一齊打掃了。拾放一邊僻靜處。待至停會晚間。再抬送出去。打坑掩埋了。切切不可將此事洩漏出去。給外人知道。倘有誰走漏了風聲。俺即砍殺了誰。衆人聽得齊都唯唯應着。忙去打掃尸首。一面賀四一手攙携着一名

妙年美婦同走進房內去扯着她倆和他本人並肩兒坐在炕沿上滿面堆笑的詢問她倆的姓氏年籍以及因何跟隨和尚同逃的來由。胡氏兩人見他賊突嘻嘻的笑容滿面芳心畧定。忖念游魚業已入網諒來難逃與其遭受凌虐徒苦無益如何好好對待再從緩設法脫身呢。於是即嬌聲據實回答只將與心善私通的事瞞住推說因山上失火慌急中從後山逃出因爲不識路徑故此才隨從廟中的和尚同行。賀四遂沈着臉兒追問她倆願否從自己爲夫妻。您倆不分大小免得顯分彼此。她倆至此地位無可奈何只得隨遇而安。姑且應允。賀四見她倆業已允諾心中如獲至寶一般快活已極。嘻開了大嘴半晌合不攏來。眯縫着兩眼先諦視着胡氏又注視着黃氏。如此左右各顧盼了片時。這才又搜過二人的粉頸來。左右狂吻了一陣。方才大笑住吻放手。令二人不要胆小心憂。只要順從了俺。事事皆可如意。稱心。俺這裏雖不及戚老四那裏房屋寬大奴僕衆多。但是俺們這裏比他那裏安逸太平。俺待婦女的情義。要比他深重上十倍。不像他到處都有相好的女人。講到本領。

俺却和他一樣不分什麼高低呢。您們如果跟了俺，怕在此被搶，探得知了下落，要來尋是生非時，俺亦可依從您們備的意思，遷居離開此地。那怕再搬家到您們南邊去居住。俺即在南方做安分守己的良民，將本求利的商人爲了您們，亦都願意呢。胡黃兩氏遇見宏道宏法兩僧，所以頓時親熱的，就是因爲在倉卒之間，忽然遇見了同鄉人，她倆自幼兒卽離別家鄉，作墮溷之花，任人沾污清白，所以思鄉之念，比常人爲尤切。這時聽賀四說肯爲了她倆情願離去家鄉，同她倆往南方去另謀正常生活。這不啻保護她倆回家了。她倆以爲得能如此，到家鄉後不妨從容設計擺佈，賀四再另嫁正式職業的君子終身，故此不由暫將憂懼驚恐之念，轉變安慰譬解的心思。遂說但願你肯同我倆齊往南邊去謀生。我們便情願終身相從。你白頭偕老。賀四見她倆都說情願終身相從，租自己同偕到老。當卽被她倆的這口迷湯灌住了。不由竟歡喜得笑咪咪的道：您倆肯終身從俺，俺便願意在南邊居住着過活一輩子。不再回山東原籍來。那將來死在南邊，亦願把骨頭葬在

南邊。日後好和您們合穴同居在一起。庶幾生同羅帳死同坟。修得艷福不淺啊。

正在笑嘻嘻的說話，忽聽外面有人高喚賀大哥。單二哥和他嫂子可曾回去了麼。賀四聞聲，忙走到房門眼內就門隙向外觀看。認識來者正是同伙的小頭鬼田老九。才在此處分贓回去的。遂走出房門去回道。田老九的。你問單老二兩口子爲何到俺這裏來問呢。他倆早已回去哪。田老九陪笑道。大哥且慢着惱。俺如不曾先到他家中去問過。怎會到此地來呢。皆因俺才到他家去問。他家內門兀自鎖着呢。問和他同居的鄭老太時。鄭老太回稱在隔壁尙未回來呢。故此才到此地來請問一聲。因爲找他倆有緊要的事情呢。現在既他倆不在此。會着您大哥亦是一樣。因爲單二哥和您大哥向來不分彼此慣了的。他的事您大哥素來可以代他作一半。主的賀四隨問何事。田老九道。單二哥的妹夫。同在平原縣居之安客店裏當接客的小二。他妹妹亦受僱在該店當老媽。不料在昨晚他的妹妹得急症醫治不及死了。他妹夫曾有義急得要死。因爲手頭拮据特地趕來見舅爺內嫂兩口子報信。

並商量借點款子辦理善後各事。俺在門首看見曾有義一路哭了來，彼此曾在單家見過一面，本是相識。俺遂問他因爲何故哭得這麼哀苦。他將詳情告訴了俺，並且因爲多時不到此地來了。單二哥新近搬家，遷居在鄭老太家中。他並不曾知道。所以見了俺，卽請俺引導。俺遂引他回到隔壁，問知他夫妻倆在此未回，故此到來尋問。現在既他兩口子已不在此，他妹夫曾有義急于要錢回去辦事，俺守他倆回來，怕耽誤時候久了。尸首要變，您大哥慷慨好義，善與人同，和單二哥爲生死之交，不比的傍人。俺想仰求您大哥幫一回忙，先撥借些銀錢。交曾有義拿回去辦事要緊。待單二哥夫妻回家，隨後您可以好再和他倆照算的。曾有義現等在門外候信呢。賀四聞言又喜又驚喜的，是借此一事，好將單丑夫妻的尸首拋棄在往平原去的路上去，得推作不知被誰在那條路上做了的。驚的是曾有義忽然到來，乃是一個尅星。因爲曾有義雖然操着微賤的職業，乃是平原縣城內的一條好汉，精通拳棒。武藝超羣，爲人任俠尚義，不是輕易可以惹得的漢子。但一轉念間，得了個主意。

以爲偷如拿幾十兩銀子。交付給曾有義。打發他立刻動身回去。他定必很感激俺。且知我和單丑是把兄弟。必不疑心俺殺死他兩口子。豈非一舉兩得麼。等到俺和兩個美人動身往南邊去後。縱使他得知真情。俺亦不怕他嘍。想定。遂卽點頭答應。回身進房。拿了一錠元寶。足紋五十兩銀子。匆匆回田老九走到門首。向外看時。只見曾有義目視門內。怒形于色。虎也似的威武氣象。側立在階沿石上。一見賀四走出門來。卽迎着。一把揪住衣襟。劈面一掌。拍地一聲。打得賀四口鼻一齊噴血。面上發熱。眼內迸出火來。口中罵道。好個拜兒。居然爲了金錢美色。親手刺殺拜弟。俺姓曾的。如不將你這背盟負約的狗奴才打死。做天下一切如兄拜弟中途變卦者的榜樣。將來世界上換過蘭譜的把兄弟。還要互相殘殺得慘無人道。暗無天日呢。罵着。掄起醋鉢兒。大小的拳頭。照着賀四的腦袋上。很很的像擂鼓般擊了幾下。賀四雖曾學過武藝。怎奈平常得緊。毫無一點兒根基。兼又生平未曾經過大敵。焉能承受得起。那位平原俠士曾有義的拳頭哩。當時他走到門首。看見曾有義的面容有

異。即已忖知被田老九所賺。正待扭轉身。往後面屋內去躲避。不料畧一打停。已被曾有義當胸一把揪住。揸開五指。賞賜了一下巴掌。這一下嘴巴。已經打得呼痛不已。啊呀。連聲意欲掙扎。若向曾有義責問何。並使用鳳凰展翅。和黑虎偷心的手勢。打脫曾有義的手。和腿。打曾有義的胸口。好脫身逃走。不料曾有義不待他責問。即已喝罵出揪住他痛打的原因來。他正待設詞推諉。分辯。曾有義已拳如擂鼓。般往他頂門上打下來。第一拳已打得他頭昏眼花。連呼啊吓。第二拳已經承受不住。待打到第三拳打着時。已是暈厥過去。痛得不省人事了。話休煩叙。賀四當被曾有義一頓拳頭。迎頭痛擊。打死在階沿石上。一陣呼痛求饒。和辱罵拳打的聲音。早已將當地的各家男女驚動了。趕出門外來觀看熱鬧。一見賀四亦被人打死。不禁齊聲喝彩道。打得好。打得好。本來心也太黑。硬吃了衆人的份兒。還不算數。連自己的老婆。和拜弟夫妻兩口子。都忍心刺死了。一人獨吞財。獨占美女。好好如今可就眼前現報給俺看了。這就叫做強中還有強中手啊。田老九當曾有義

揪打賀四時。知道賀四必死，早已回身進內，直撲奔到房中，打開櫥門，看見櫥內散亂滿放着一櫥珍寶金銀。遂急急取了幾件，塞在懷內。也掖起下裳，兜取了幾樣。隨手將櫥門關閉，飛速跑出房門。從賀四家後門逃出去，不敢回自己家中。逕目前往德州城內投客店住着。連日打發小二前往野渡津哨探，並暗至家中送信。直待過了半個月，曾有義已走有多時，事情已經完畢，才敢回家。即將家屬人口全體搬到德州城內居住。變賣了所得的幾件珍寶首飾，作爲資本。在城內開設商舖度日，改姓易名。從此永不再做犯法干禁的勾當。不再話下。……那單丑夫妻及賀四的老婆被殺，外人何以得能盡知呢？皆因大眾被賀單倆硬吞了三大包袱財寶下去，心有不甘，故此走出門外，並未散去，都立在門首，會議出此惡氣的計策。大家議定於當夜在別家放火，引誘單賀兩人跑出來救火。大家乘他倆救火時，出其不意，一齊動手，將他倆砍死了。一面由衆家婦女乘空跑到賀單兩家去搜尋，將他倆黑心調包吞沒下去的珍珠寶石、金銀首飾之類，完全搜尋出來。大家再公攤分派大眾。

正在門外交頭接耳低言悄語的互相計議。才定好計劃。忽聽得裏面有大聲呼喚。啊吓。和高喝叫好的淒厲怪嚷。那聲音分明聽得是單丑的。大家不由猜疑。接着又聽得單丑老婆的啊吓聲音。大家聞聲驚異。不約而同的探頭往屋內張望。忽又聽得賀四老婆的慘哀呼聲。同時又聽得裏面男女紛亂的嘈雜聲。驚懼喧嘩聲。並看見男女人等奔逃避讓的狀況。大家聞聲見狀。不由都格外動疑。遂有人擬舉步進內去探問張望。剛跨進門。已被賀四家中僱用的一名種田長工。瞥見有人進來。忙趕到前進阻止。說裏面有事。主家吩咐。無論何人。一概擋駕。不許進去呢。那欲進內張看的人。被長工阻止。只得退出門外。就中那個田老九最爲心細。見有人進去。忽被阻止。料知其中定有道理。遂向前將那長工喚到門外。低聲向他探問。那長工生性甚爲耿直忠義。見賀四殺死單丑夫妻。獨吞財帛。心中已不甘服。及見賀四將老婆殺死。不由將滿腹熱血。爲忠義之氣所激動。倘非懼怯賀四的武勇。和狠辣的神情。早就要高聲對賀四痛詈哪。此時被田老九仔細探問。秉着滿腔義憤。竟忘却了

意諱。遂將賀四刺殺拜弟夫妻。及自己的老婆前後情形。告訴給田老九知道。說罷。即走回門內。將門掩上了。故此門外衆人都已知曉賀四殺妻刺友的狠毒情事。心中各皆不服。但因恨單丑適才帶着賀四。黑心吞沒衆人應得的份頭。兩口子被賀四殺去。正是單丑黑心行爲應得的報應。所以于不服之中。各都含着幾分歡喜。是大家約定晚間動手時刻。各自散去。田老九走回自己家中。剛到門首。恰巧見曾有義匆匆走來。曾田原係相識。彼此且曾有過往來。這時相見。互問安好。田老九問知曾有義此來。乃是會晤單丑夫妻倆。報告他老婆的身孕。業已足月。即將臨盆。特來請內兒內嫂。到平原去守養。以免臨時或有意外。嗔怪着他田老九聞說。即將適才單丑夫妻被賀四刺死在房內的事。全告訴給曾有義聽了。曾有義勃然大怒。即請田老九引導。同往賀家去殺賀四。給單丑夫妻並和賀四的老婆報仇。田老九本垂涎那被賀四獨吞的財寶。不知究竟是什麼貴重東西。才致引得賀單二人紅了眼黑了心。故此聞言心中一動。陡生計較。遂擬借曾有義的本領。將賀四打死。自

己却乘亂裏將財寶搶先儘量的拿了就走。想定主意，遂引導曾有義到賀家門外，令他立着等候。由田老九本人進去，捏造了一篇言詞，將賀四賺出門口。果然賀四着了道兒。當被曾有義打死在階沿石上。田老九趁亂跑進房去，儘量取了些財寶，溜出後門。一邊曾有義在賀家門前，會合了當地的民衆，一同進內，撲奔到房中，翻箱倒籠，開櫥啟柜，紛紛亂亂的搜尋出那些金銀珠寶首飾等項來。大家計點人數，由曾有義作主公攤分派。至是才發覺忽然不見了小頭鬼田老九，以爲他回家去了。特亦給他攤派一份，令人去喚請他的女眷到來，將分得的東西拿了回去。曾有義又當衆提議，將賀四家中遺留下的什物田產分做兩起，一起給本地民衆公管，作爲公產，延聘先生設立書房，教育各家兒童，一起給賀家僱用的男女長工等分派。又從衆人名下各提出些現款來，厚殮殯葬了賀單兩對夫妻。遺下的房屋亦給賀家的長工女僕等居住。不願居此屋的，由那願居此屋者出資，送給他們作爲搬徙費用，如投奔往別處去的，即將所分得的田產什物折價改給現金，由當地隨便

何人購買承愛。各事都已處置完畢。祇尙有那胡氏黃氏兩名少年婦人。兀自驚慌失措。流淚滿面。低頭不語。同坐在炕沿上飲泣。曾有義遂詢問大衆。對她倆取何態度。意欲如何處置。並令人將她倆喚出房外。問她倆自亡的意思。各擬如何。不知衆人作何主張。胡黃兩氏怎樣回答。畢竟怎麼收束。請待下回再表。

評曰

兵法有先虛而後實者。文法亦有之。如本回之寫曾有義。先於賀四暗忖中。爲之虛寫一筆。後于賀被曾殺後。實寫之。曾之爲人如何。吾人僅于賀四暗驚數句之字裏行間。已可想像得之。及觀其處分賀四造孽之遺產。設書房。聘先生。按人分派所得贓。並不因田老九之不在而不分給。更不爲自己謀得一贓物。則其人之所行爲。誠有足多者矣。命名曰有義。可謂不負其名。

本回寫曾有義。培殺賀四。處分其悖人之動產及不動產。大有陳平分肉之態。

蓋已爲後文張。

